



大眾閱藏經典彙編 CBETA2018 版

大寶積經

(一百二十卷：第 106 卷至第 110 卷)

大唐三藏菩提流志奉 詔譯

汇编说明

佛教经典分经律论三藏，佛陀一生言教就保存在经藏中，阅读佛经仿佛得预法会，亲聆圣音，是后人学习佛法最直接的途径，更是末法时代树立正知正见、防止误入相似佛法的最可靠的依止方法，自然功德无量。能遍阅佛经或三藏，把一代圣教尽数熏入八识田中，直至成佛永为道种，是古今众多佛弟子的毕生心愿和梦想。

本汇编是大众阅藏网汇编 12 辑之外的 11 部大经之一的《佛說長阿含經》。

本汇编采用台湾中华电子佛典协会（CBETA）2018 电子版《大正新修大藏经》（电子《大正藏》）第 1 册 No. 1 後秦弘始年佛陀耶舍共竺佛念譯的《佛說長阿含經》（22 卷）为底本。本汇编只有一册。

CBETA 为中华电子佛典协会（Chinese Buddhist Electronic Text Association）的简称，成立于 1998 年，免费提供电子佛典数据库供各界作非营利性使用，其发布的电子佛典数据库可以在网络上下载。

大众阅藏网，是一群正信佛子为倡导大众阅藏而设立的公益性文化传播平台，祈愿在三宝的加持护念下，使读经阅藏能普及到广大信众中去。

宗旨：本佛宗经，闻思正见

理念：阅藏很重要，人人能做到，活动无中心，引导有僧宝。

目标：让阅藏流行起来！

大众阅藏经书汇编的第 1 辑免费申请，“大众阅藏”邮箱：yuezang@vip.163.com。官网网址：<http://www.yuezang.org>；

大眾閱藏網

二〇一八年十一月

佛经安置须知

1. 经典应恭敬放在清净高处以及其他书籍的上面，不可随意扔放床上、座椅上等不净处。
2. 凡经书等法宝阅毕，可辗转流通，赠送其他道友，不可任意烧毁或丢弃。
3. 如手捧或装于口袋携带时，不得低于腰部，不可挟腋下。
4. 不得口吹经上灰尘，应以专用净布拭去。
5. 不可在经典所在的地方，有种种污秽行为。

读诵佛经须知

1. 经典乃三世诸佛之师，如来法身舍利，亦当作真佛看，不可作纸墨等看。礼诵持念，种种修持，皆当以诚敬为主。
2. 不可躺着看经书，以口水沾指翻经页，不可以污手触经。
3. 经书上不可涂写。不得一边散心杂话，一边看经书。
4. 中断不看时，应夹放纸条、书签做记号。不可折页、折角，或经书面朝下作“人”字形搁置。

保宁勇禅师示看经警策文

夫看经之法后学须知：当净三业。若三业无亏，则百福俱集。三业者，身、口、意业也。

（一）端身正坐，如对圣容，则身业净也。

（二）口无杂言，断诸嬉笑，则口业净也。

（三）意不散乱，屏息万缘，则意业净也。

内心既寂，外境俱捐。方契悟于真源，庶研穷于法理，可谓水澄珠莹，云散月明。义海涌于胸襟，智岳凝于耳目。辄莫容易，实非小缘。心法双忘，自他俱利。若能如是，真报佛恩。

起诵仪

请佛发愿

稽首禮諸佛 及法比丘僧 我今為自利 亦利諸有情
與諸善同修 正聞大藏經 傳承三聖學 令正法久住

南无本师释迦牟尼佛
南无本师释迦牟尼佛
南无本师释迦牟尼佛

香赞

（一遍）

炉香乍爇. 法界蒙薰. 诸佛海会悉遥闻.
随处结祥云. 诚意方殷. 诸佛现全身.

南无香云盖菩萨摩訶萨（三称）

开经偈

（一遍）

无上甚深微妙法 百千万劫难遭遇
我今见闻得受持 愿解如来真实义
讽诵经时 当愿众生：
顺佛所说 总持不忘.

（注：此阅藏仪轨可以根据需要自行调整）

大寶積經卷第一百六

大唐三藏菩提流志奉 詔譯

阿闍世王子會第三十七

如是我聞：

一時佛在王舍城耆闍崛山中，與大比丘眾千二百五十人俱。爾時阿闍世王所愛之子名為師子，與其同友五百人俱，皆已趣向阿耨多羅三藐三菩提，各持種種幢幡寶蓋，從王舍城往耆闍崛山，到如來所禮拜供養。於是王子合掌恭敬而白佛言：「唯願如來為我宣說諸菩薩行。」

爾時王子即說頌言：

「云何得端正？ 蓮花中化生？ 云何知宿命？ 願佛為宣說。」

爾時如來了達諸行究竟彼岸，隨問而答即說頌曰：

「忍辱得端正， 施蓮花化生， 法施知宿命， 汝當如是解。」

王子又問：

「云何得成就， 三昧陀羅尼？ 凡有所發言， 皆令人信受？」

世尊答曰：

「修心得三昧， 忍獲陀羅尼， 敬重於眾生， 發言人信受。」

王子又問：

「云何得正念？ 具足智慧生？ 如法而修行， 堅固不可壞？」

世尊答曰：

「不諂得正念， 巧觀智慧生， 尊重所修行， 護法心堅固。」

王子又問：

「云何成妙相， 具足三十二， 八十隨形好， 觀者樂無厭？」

世尊答曰：

「由施得諸相， 行慈獲隨好， 等心於眾生， 觀者無厭足。」

王子又問：

「云何得梵音、 迦陵頻伽聲？ 云何令世間， 見者皆歡喜？」

世尊答曰：

「誠言獲梵音， 迦陵由軟語， 離綺言兩舌， 見者皆歡喜。」

王子又問：

「由何等業行， 得生諸佛前， 能請微妙義？ 唯願如來說。」

世尊答曰：

「於諸法施中， 不曾為障礙， 因此故恒得， 值遇諸如來。」

王子又問：

「云何離諸難， 而生於善趣？ 云何世世中， 性常無放逸？」

世尊答曰：

「淨信離諸難， 持戒生善趣， 由修習於空， 所生無放逸。」

王子又問：

「云何獲神通， 及證宿命智， 能永盡諸漏？ 願佛為開演。」

世尊答曰：

「施乘得神通， 教授成宿命， 捨離於二邊， 由是盡諸漏。」

王子又問：

「云何淨業成， 魔網不能羈， 而於世世中， 為眾之所愛？」

世尊答曰：

「勝解成淨業， 精進摧伏魔， 如說而修行， 所生令眾愛。」

王子又問：

「云何得長壽， 獲少病之身， 感難壞眷屬？ 願牟尼宣說。」

世尊答曰：

「不害得長壽， 除他憂少病， 諍訟使和安， 得難壞眷屬。」

王子又問：

「云何得財富，資具無損減，於世所生，成就大威德？」
世尊答曰：

「不嫉獲財富，無慳資具增，謙下成尊貴，有威德自在。」
王子又問：

「云何獲大力，眾魔不能害，威勢常超勝？唯願人尊說。」
世尊答曰：

「恒施上味食，恐怖令安隱，由斯得大力，威勢常超勝。」
王子又問：

「云何得成就，天眼及天耳？云何能了知，種種眾生心？」
世尊答曰：

「施燈感天眼，奉樂成天耳，遠離於二邊，故獲他心智。」
王子又問：

「云何得淨土，及以眾圓滿，獲隨體圓光？功德海當說。」
世尊答曰：

「由願得淨土，忍力眾成就，施眾妙寶帳，得周遍圓光。」
王子又問：

「云何所生處，菩提心不壞，乃至於夢中，亦無有忘失？」
世尊答曰：

「凡所遊行處，城邑聚落中，化眾趣菩提，菩提心不壞。」
王子又問：

「云何大牟尼，為眾之所愛，攝取一切法？唯願人尊說。」
世尊答曰：

「勝志樂具足，不退菩提心，由此攝諸法，為眾之所愛。」

爾時王子與諸大眾聞是偈已咸作是言：「如佛所說此諸妙行，我等從今盡當修學。」

是時如來即現微笑，放大光明遍照無量無邊世界。於是彌勒菩薩白佛言：「世尊！以何因緣現此微笑？願為宣說斷除疑惑。」

爾時佛告彌勒菩薩摩訶薩言：「善男子！此王子等五百同友，皆於往昔為求無上正等菩提，恭敬供養十那由他八十億諸佛。而我往在然燈佛時，作婆羅門子成熟於彼。然彼諸人於未來世彌勒佛等諸世尊前，恒受化生親承供養。如是奉事十億如來滿三百劫，其最後佛號無邊智善學諸法。時無邊智佛知彼諸人心之欲樂，各隨所應為授阿耨多羅三藐三菩提記，同於安樂光嚴劫中成等正覺，皆號智慧幢相。此諸佛刹所有莊嚴，亦如西方無量壽國等無差別。善男子！若有眾生聞此所說而生信解，發願當成大菩提者，應知是人所獲功德，於三世中無有倫匹。善男子！若有人能六百劫中，恒以眾寶遍於諸刹奉施如來。若復有人聞是經典所生善根，比前功德，算數校計所不能及。」

說是法時，眾中八十億眾生一時趣向阿耨多羅三藐三菩提。又此三千大千世界皆悉震動天雨妙花。

爾時王子與五百同友聞授記已，歡喜踊躍，咸作念言：「我等定當成無上覺。」於是王子及諸同侶，既興供養獲五神通，即於佛前種種變現，出家為道。

爾時諸菩薩摩訶薩及諸天人，所有趣向大菩提者，見彼王子與諸同友隨眾所樂示現神變，皆大歡喜咸作是言：「師子王子所問疑惑，如來法王悉為除斷。如是世尊不可思議，如來正法及能信受，乃至果報不可思議。如來功德無量無邊，於一切法靡不明達。為世導師度未度者，普能遍於十方世界，悉已了知三世諸法。誰有智者得聞如是生安樂處功德之聚，而不發起猛利信樂趣求菩提？」

佛說是經已，師子王子等五百同友，歡喜奉行。

大寶積經大乘方便會第三十八之一

東晉天竺居士竺難提譯

如是我聞：

一時佛在舍衛國祇樹給孤獨園精舍，與大比丘八千人俱，皆學無

學大聲聞眾。菩薩摩訶薩萬二千人，皆得神通眾所知識，得陀羅尼無礙辯才，得諸法忍，無量功德皆悉成就。

爾時如來從三昧起，無量百千萬億眾生恭敬圍遶而為說法。爾時眾中有菩薩摩訶薩名曰智勝，即從座起，偏袒右肩右膝著地，合掌向佛而白佛言：「世尊！欲問一事，唯願聽許。若佛聽者乃敢諮請。」

佛告智勝菩薩：「善男子！恣汝所問。當為汝說，斷汝所疑。」

爾時智勝菩薩白佛言：「世尊！所言方便，何等為菩薩方便？世尊！云何菩薩摩訶薩行於方便？」

如是問已，佛讚智勝菩薩言：「善哉善哉。善男子！汝為諸菩薩摩訶薩故問方便義，多所利益多所安樂，愍念世間利益安樂諸天世人，為攝未來諸菩薩智慧及去來現在諸佛法故。善男子！當為汝說。諦聽諦聽，善思念之。」智勝菩薩受教而聽。

「善男子！行方便菩薩，以一搏食給施一切眾生。何以故？行方便菩薩以一搏食施與，下至畜生，願求一切智，以是菩薩與一切眾生共之，迴向阿耨多羅三藐三菩提。以是二因緣攝取一切眾生，所謂求一切智心及願方便。善男子！是名菩薩摩訶薩行於方便。」

「復次善男子！菩薩摩訶薩行於方便，若見行施之人生隨喜心，以此隨喜善根願與一切眾生共之，迴向阿耨多羅三藐三菩提。是方便菩薩亦願施者受者不離一切智心。假令受者是二乘人，亦願不離一切智心。是名菩薩摩訶薩行於方便。」

「復次善男子！菩薩摩訶薩行於方便，若見十方世界中無主花樹及種種香，合集願以供養諸佛。若見十方世界中有主花香若香若葉，風所吹者一切合集，願以供養十方諸佛。以是善根若自為若為一切眾生具一切智心。以是善根因緣故，得無量戒、定、慧、解脫、解脫知見。是名菩薩摩訶薩行於方便。」

「復次善男子！菩薩摩訶薩行於方便，若見十方世界眾生受諸樂報，見已作如是念：『願一切眾生得一切智樂。』若見十方世界眾生

受諸苦報，為諸眾生懺悔諸罪作是大莊嚴：『如是眾生所受苦惱，我悉代受令彼得樂。以是善根願成一切智，除一切眾生苦惱。』以是因緣故，畢竟不受一切諸苦純受諸樂。是名菩薩摩訶薩行於方便。

「復次善男子！菩薩摩訶薩行於方便，若禮一佛恭敬供養尊重讚歎，作是念：『一切如來同一法界，一法身，一戒、一定、一慧、一解脫、一解脫知見。』作是念已，當知若禮一佛，恭敬供養尊重讚歎，即是禮拜供養恭敬尊重讚歎一切諸佛。若供養一佛，即是供養十方諸佛。如是供養十方佛已。是名菩薩摩訶薩行於方便。

「復次善男子！菩薩摩訶薩行於方便，若鈍根者不應自輕，乃至若能通利一四句偈，作是念：『若解一四句偈義，即知一切佛法。一切佛法皆攝在此一偈義中。』如是通達已心不懈怠，若至諸國城邑聚落，以慈悲心廣為人說，不求利養名聞讚歎，作如是願：『此四句偈願令他聞。以是善根因緣方便，願已令一切眾生多聞皆如阿難，及得如來辯。』是名菩薩摩訶薩行於方便。

「復次善男子！菩薩摩訶薩行於方便，若生貧窮家，是菩薩乃至乞食，若得一搏食用施僧。若施一人不以為愧，應作是念：『如佛所說，心增廣大勝以財施。我財施雖少，以一切智心，願是善根成一切智，令諸眾生悉得寶手猶如如來。』以是緣故，具足施戒禪定福處。是名菩薩摩訶薩行於方便。

「復次善男子！菩薩摩訶薩行於方便，若見聲聞緣覺多得利養尊重讚歎，是菩薩自以二緣慰喻其心。何等為二？所謂因菩薩故有諸如來，因如來故有聲聞緣覺。如是思惟：『二乘之人雖得利養，我猶勝彼。彼所食者是我父物，云何於中而生希望？』是名菩薩摩訶薩行於方便。

「復次善男子！菩薩摩訶薩行於方便，行施之時具六波羅蜜。何等為六？善男子！菩薩行方便時，若見乞兒除慳惜心，具足大施，是名檀波羅蜜。自持禁戒施持戒者，見破戒人勸令持戒，勸持戒已然後

給施，是名尸波羅蜜。自除瞋恚行於慈愍，心無穢濁利益眾生等心而施，是名羼提波羅蜜。若施飲食湯藥，即時具足身心精進，去來進止屈伸俯仰，是名毘梨耶波羅蜜。若行施已其心得定，歡喜悅豫專念不亂，是名禪波羅蜜。如是施已分別諸法，施者是誰？誰為受者？誰受報者？如是觀已無有一法名為施者、若受施人及受報者，是名般若波羅蜜。善男子！是名菩薩摩訶薩行於方便具六波羅蜜。」

爾時智勝菩薩白佛言：「世尊！未曾有也。菩薩摩訶薩行於方便，即於施時以此施故攝一切佛法及諸眾生。」

佛告智勝菩薩：「善男子！如汝所說。菩薩摩訶薩行於方便，以方便力故雖行少施，所得福德無量無邊阿僧祇。」

佛復告智勝菩薩：「善男子！菩薩摩訶薩雖至不退轉地，亦以方便而行於施，是名菩薩行於方便。善男子！有時惡知識教菩薩言：

『汝何用久處生死？可於此身早入涅槃。』菩薩知己即應離之。『我如是大莊嚴教化一切眾生，是人為我作諸留難。若我不在生死中者，何能教化無量眾生？』」

智勝菩薩白佛言：「世尊！若有眾生以妄想故犯四重罪。」

佛告智勝菩薩：「善男子！若出家菩薩以妄想故犯四重罪，行方便菩薩能盡除滅。我今亦說無有犯罪及受報者。」智勝菩薩白佛言：「世尊！云何菩薩犯罪？」

佛告智勝菩薩：「善男子！菩薩雖行解脫戒，於百千劫中噉果食草，能忍眾生善惡之語。若與聲聞緣覺共思惟法，善男子！是名菩薩摩訶薩犯於重罪。善男子！如聲聞人犯於重禁，非即此身得入涅槃。善男子！菩薩如是不除聲聞緣覺共思惟法，不捨不悔者，終不得成阿耨多羅三藐三菩提；若得佛法，無有是處。」

爾時尊者阿難白佛言：「世尊！我今晨朝入舍衛城次第乞食，見眾尊王菩薩與一女人同一床坐。」

阿難說是語已，即時大地六種震動。眾尊王菩薩於大眾中，上昇

虛空高七多羅樹，語阿難言：「尊者！何有犯罪能住空耶？阿難！可以此事問於世尊，云何罪法？云何非罪？」

爾時阿難憂愁向佛，右膝著地手執佛足：「世尊！我今悔過。如是大龍，我說犯罪。如是菩薩，我求其過。世尊！我今悔過，唯願聽許。」

佛告阿難：「汝不應於大乘大士求覓其罪。阿難！汝聲聞人，於障處行寂滅定，無有留難斷一切結。阿難！行方便菩薩如是成就一切智心，雖在中宮嫖女共相娛樂，不起魔事及諸留難，而得阿耨多羅三藐三菩提。何以故？阿難！行方便菩薩無有受如是眾生不以三寶勸化，若阿耨多羅三藐三菩提。阿難！若學大乘善男子善女人不離一切智心，若見可意五欲，即便在中共相娛樂。阿難！汝應作是念：『如此菩薩即是能成如來根本。』」

佛告阿難：「汝今諦聽諦聽。以何緣故，眾尊王菩薩摩訶薩與此女人同一床坐？阿難！彼女人者曾於過去五百世中，為眾尊王菩薩作婦。彼女人本習氣故，見眾尊王菩薩心生愛著繫縛不捨。此眾尊王菩薩威德端正持戒力故，見已歡喜踊躍在一獨處生如是心：『若眾尊王菩薩能與我共一床坐者，我當發阿耨多羅三藐三菩提心。』阿難！爾時眾尊王菩薩知彼女人心之所念，如是知己即於晨朝著衣持鉢入舍衛城次第乞食，至彼女家即入其舍。尋時思惟如是法門：『若內地大、若外地大，是一地大。以地大心執女人手共一床坐，眾尊王菩薩即於坐上而說偈言：

「『如來不讚歎，凡夫所行欲；離欲及貪愛，乃成天人師。』」

佛告阿難：「時彼女人聞此偈已，心大歡喜踊躍無量，即從坐起向眾尊王菩薩接足敬禮，說是偈言：

「『我不貪愛欲，貪欲佛所呵。離欲及貪愛，乃成天人師。』

「說是偈已作如是言：『我先所生惡欲之心，今當悔過。』

即生善欲發菩提心，願欲利益一切眾生。」

佛告阿難：「爾時眾尊王菩薩勸彼女人令發阿耨多羅三藐三菩提心已，即從坐去。阿難！汝觀是女人專心福報。我今以正遍知記彼女人，於此命終得轉女身當成男子。於將來世九十九劫，供養百千無量阿僧祇諸佛，具足一切佛法，得成為佛，號無垢煩惱如來、應供、正遍知。彼佛成道已，當是世時無有一人起不善心。阿難當知，行方便菩薩所攝眷屬，終不墮三惡道。」

爾時眾尊王菩薩從空中下，頂禮佛足。禮已白佛言：「世尊！菩薩行於方便，若為一人起大悲心合集善法，若似犯罪、若實犯罪，於百千劫墮大地獄。世尊！此菩薩堪受諸惡及地獄苦，以此善根願不捨一人。」

爾時世尊讚眾尊王菩薩言：「善哉善哉。善男子！菩薩成就如是悲心，雖受五欲不犯重罪，離於諸罪及遠一切墮惡道業。善男子！我念過去阿僧祇劫復過是數，時有梵志名曰樹提，於四十二億歲在空林中常修梵行。彼時梵志過是歲已，從林中出入極樂城，入彼城已見有一女。彼時女人見此梵志儀容端嚴，即起欲心，尋趣梵志以手執足，即時蹙地。善男子！爾時梵志告女人曰：

『姊何所求？』女曰：『我求梵志。』梵志言：『姊！我不行欲。』女曰：『若不從我，我今當死。』善男子！爾時樹提梵志如是思惟：『此非我法亦非我時。我於四十二億歲修淨梵行，云何於今而當毀壞？』彼時梵志強自頓挫得離七步，離七步已生哀愍心，如是思惟：『我雖犯戒墮於惡道，我能堪忍地獄之苦。我今不忍見是女人受此苦惱，不令是人以我致死。』善男子！爾時梵志又如是思惟已，還至女所，以右手捉作如是言：『姊起，恣汝所欲。』善男子！爾時梵志於十二年中共為家室，過十二年已尋復出家，即時還具四無量心，具已命終生梵天中。善男子！汝勿有疑。爾時梵志即我身是，彼女人者今瞿夷是。善男子！我於

爾時為彼女欲暫起悲心，即得超越十百千劫生死之苦。善男子！汝如是觀，若餘眾生由愛欲故墮於地獄，行方便菩薩由生梵天。是名菩薩摩訶薩行於方。」

佛復告智勝菩薩：「善男子！若舍利弗、大目犍連等行方便者，不令瞿伽離墮於地獄。何以故？善男子！我念過去世鳩留孫佛時，有一比丘名曰無垢，在空林野止住窟中。去窟不遠有五仙人。當爾之時卒起大雲而降大雨，時有貧女道遇暴雨寒裸恐怖，即入無垢所住窟中。時雨既止，無垢比丘共此女人從窟而出。時五仙人見此事已心生荒穢，各相謂言：『無垢比丘心懷奸諂作不淨行。』時無垢比丘知彼仙人心之所念，即踊身虛空高七多羅樹。時五仙人見無垢比丘上昇虛空，見已復相謂言：『我等所見書記經論，若人作不淨行，不能如是飛昇虛空；若修淨行則能如是。』彼時仙人即向無垢五體投地合掌悔過，不敢覆藏。」

佛告智勝菩薩：「善男子！爾時無垢比丘若不作如是方便飛昇虛空者，此五仙人即此生身入於地獄。善男子，爾時比丘豈異人乎？即彌勒菩薩是。善男子！汝今當知，舍利弗、目犍連若作如是方便飛昇虛空者，瞿伽離比丘不墮地獄。善男子！汝今當知，如諸菩薩摩訶薩所行方便，聲聞緣覺之所無有。善男子！譬如婬女善知六十四態，為財寶故媚言誘他詐許捨身，所重之物無所匱惜，後得彼物。得彼物已，驅逐令去不生悔心。善男子！行方便菩薩能知隨宜行於方便，如是教化一切眾生，隨其所欲而為現身，於所須物心無慍惜，乃至捨身為眾生故，愛樂善根不求果報。知諸眾生作善根已心無退轉，即於爾時心生捨離，所現五欲永無戀著。善男子！譬如黑蜂在畜生中，於一切花雖經香味，而於其中無依止想無所愛著，於花葉莖香不持而去。善男子！菩薩摩訶薩行於方便亦得如是，為化眾生處於五欲見法無常，不以常想而起於愛，又不自害亦不害他。

善男子！如小種子雖生於牙，然其本色無所虧損不生異物。善男子，如是空、無相、無作、無我智慧種子，菩薩雖有煩惱於五欲娛樂，不生三惡道牙，不損善根之色亦不退轉。善男子！譬如魚師以食塗網投之深淵，既滿所求即尋牽出。善男子！行方便菩薩亦復如是，以空、無相、無作、無我智慧勸修其心結以為網，一切智心以為塗食，雖投五欲污泥之中，如其所願牽出欲界，命終之後生於梵世。善男子！譬如有人善知呪術，為官所執被五繫縛，此人自以呪術力故即斷五縛隨願而去。善男子！如是菩薩摩訶薩行於方便，雖處五欲共相娛樂，為化眾生如其所求，以一切智呪斷五欲縛生於梵世。善男子！譬如士夫善知戰法，藏一利刀衛送行人。而彼眾中無有一人能知此人密懷奇謀而反輕之，更生憐愍無敬重心，各相謂言：『彼人既無器仗亦無伴黨，此非健士復無勢力，自身不救何能濟人？此若壞賊無有是處。彼人必當受諸困厄。』時彼士夫遂至空澤，群賊俱發。爾時士夫牢自莊嚴，尋時即出所藏之刀，始一擲刀群賊喪命，諸賊既壞復還藏刀。善男子！行方便菩薩善藏智刀，而以方便處於五欲共相娛樂，為化眾生。聲聞見此方便菩薩處於五欲共相娛樂，不知方便故生濁心，或復憐愍謂為放逸：『如是之人尚不自度，況能救度一切眾生？若能壞魔無有是處。』爾時菩薩善用方便智慧之刀，如其所求斷諸煩惱盡令摧滅，以智慧刀至淨佛土，無諸女人乃至無有一念欲想。」

爾時有菩薩名曰愛作，入舍衛城次第乞食，漸漸遂至一長者家。長者有女名曰德增，住高樓上。彼時女人聞菩薩聲，尋持食出向愛作菩薩。女見菩薩取其形容相好音聲，欲心即起為欲所燒，即時命終骨節解散。愛作菩薩見德增女，亦起惡覺婬欲之心。于時愛作菩薩即自思惟：「云何彼法？法者為著。云何彼眼？何者此眼？眼性非知，但是肉團，不愛不知、不思不覺、無所分別、

其性本空。耳鼻舌身意法亦復如是。」薄皮厚皮、血肉脂肪、髮毛爪齒、骨髓筋脈，從足至頂如是觀已，若內若外無有一法而可愛著、若瞋若癡。於一切法如實觀，即離欲心得無生忍。得無生忍已，其心歡喜踊躍無量，即昇虛空高一多羅樹，遶舍衛城七匝。

爾時世尊見愛作菩薩飛騰虛空，猶如鵝王無所罣礙。佛見是已告阿難言：「阿難！汝見愛作菩薩飛騰虛空，猶如鵝王無所罣礙不？」阿難言：「唯然已見。」

佛告阿難：「是愛作菩薩因起欲心推求諸法，即壞魔眾當轉法輪。」

時德增女命終之後生三十三天，轉于女身得成男子，自然處於七寶宮殿，縱廣正等十二由旬，有萬四千諸天婁女以為侍衛。是德增天子得識宿命推先業行：「以何業緣而來生此？」如是思惟已，見舍衛城中作長者女，因見愛作菩薩生婬欲心，欲心熾盛即身命終，便轉女身得成男子。「我以是事得無量神力。」爾時德增天子如是思惟：「因起婬欲得如是報。今我於愛作菩薩心甚清淨禮敬供養。我今若住先受五欲，此非我宜。」如是思惟已，當詣如來并欲見於愛作菩薩禮敬供養。時德增天子與其眷屬，持天花香塗香末香，即於初夜來至佛所，自以光明普照祇洹，入覲世尊及見愛作，即以天花末香塗香供養於佛，頂禮佛足及愛作菩薩、一切大眾，右遶三匝，合掌向佛即說偈言：

「天人之尊， 不可思議， 菩薩所行，
亦不可議。 如來之法， 不可思議，
大名稱者， 亦不可議。 我昔舍衛，
曾為童女， 在長者家， 名曰德增。
其年幼少， 顏貌端正， 父母愛念，
為作遮護。 如來世尊， 無有輕戲，

有子愛作，	有大威德。	入舍衛城，
而行乞食，	漸到我父，	所止之舍。
我時聞其，	好妙音聲，	心大歡喜，
即持食出。	尋時向於，	行大心者，
如來之子，	愛作菩薩。	見菩薩時，
已在我心，	觀其淨妙，	心生染欲。
我若不得，	內心所願，	便當即時，
身命殞沒。	我於爾時，	口不能言，
手所持食，	不能與之。	內心懷熱，
而發婬欲，	是時身熱，	尋便命終。
我時命終，	經一念頃，	尋得上生，
三十三天。	離於最下，	女人之身，
得成男子，	為人所讚。	勝妙宮殿，
自然而出，	種種妙寶，	人之所珍。
具足一萬，	四千婬女，	如是眷屬，
是我所有。	我以此緣，	尋觀宿命，
而自思惟，	即知往因。	因發欲心，
得如是報，	我以染心，	視於愛作，
由見菩薩，	得喜光明。	我身所出，
光明之焰，	因彼業緣，	得如是報。
我終不願，	求於二乘，	所願之處，
唯佛知之。	婬欲之心，	得報尚爾，
何況能作，	善心供養。	如我於今，
向於世尊，	發如是願，	求一切智。

假使所行，	劫如恒沙，	終不退轉，
於佛智慧。	遇善知識，	愛作菩薩，
今我當以。	真法供養，	若餘供養，
非為供養，	唯發菩提，	是真供養。
行於菩提，	最勝最尊。	更不以欲，
視諸女人，	我願如是，	離於女身。
向諸佛說，	四無所畏，	我之父母，
尋曉見我，	身壞碎爛，	悲號啼哭。
父母謂之，	比丘所為，	稱怨啼哭，
呵罵比丘。」	佛之神力，	令彼天子，
至父母所，	呵責諫喻：	「於此比丘，
勿生瞋恚，	莫於長夜，	受諸苦惱。
德增女人，	先命終已，	即得上生，
三十三天。	離於女身，	得成男子，
為天人身，	光明遠照。	父母今當，
詣世尊所，	先不善心，	今應悔過。
若除如來，	諸佛世尊，	更無有人，
可歸依者。」	以無畏心，	勸喻父母，
即時父母，	得聞佛名。	尋共和合，
至於釋迦，	牟尼佛所。	至佛所已，
頭頂敬禮，	二足之尊。	「今者悔過，
本瞋恚心；	恭敬尊重，	人中之尊。
今者應問，	如來自知。	云何供養，
佛法及僧？	云何修習，	行於善行？

如是所問，願為說之，若得聞已，
專心修行。」佛知父母，其心決定，
天人之師，說如是言：「若欲供養，

一切諸佛，專心堅固，發菩提心。」德增父母，及諸眷屬，其數具足，
滿五百人。聞天人師，如是之言，發菩提心，而作大願，爾時佛告，賢
者阿難：汝今善聽，我之所說。菩薩所行，不可思議，無上智慧，及
以方便。愛作菩薩，數數發願，女人見我，若發欲心，尋時得離，
於女人身，得成男子，為人所尊。阿難汝觀，德力如是，若犯非法，
應墮惡道。健士行之，得壞魔眾，令彼生天，得為天人。今此天子，
供養於我，其心恭敬，正向菩提。彼當供養，無量世尊，來世成佛，
號曰善見。此五百人，向菩提者，亦當作佛，為天人師。佛有
是德，誰不供養？是處深信，得無量樂。非一女人、非二非三，
無量百千，那由他億，見於愛作，發姪欲心，尋即命終，得為男子。
大醫藥王，有大名稱，如是菩薩，誰不尊敬？雖生欲心，更得快樂，
況於菩薩，生恭敬心。」

大寶積經卷第

一百六

大寶積經卷第一百七

東晉天竺居士竺難提譯

大乘方便會第三十八之二

爾時尊者阿難白佛言：「世尊！譬如須彌山，若諸雜色至其邊
者同一金色。世尊！若有眾生至菩薩邊者，若瞋心、若淨心、若欲
染心，如是一切悉皆同一薩婆若色。世尊！我從今日於諸菩薩生尊

重心如須彌山。世尊！如有藥王名曰悉見，若有瞋心及清淨心服此藥者皆得除愈，彼藥能除一切諸毒。世尊！菩薩亦如是，若有瞋心淨心至菩薩所者，菩薩悉能為除一切貪恚癡病。」

爾時世尊讚阿難言：「善哉善哉，如汝所說。」

爾時摩訶迦葉白佛言：「世尊！未曾有也。菩薩摩訶薩最尊第一。若菩薩摩訶薩修諸禪定，修禪定已還入欲界教化眾生，雖行空無相無作用化眾生令成聲聞緣覺，以大慈悲自終不離薩婆若心。世尊！菩薩摩訶薩所行方便不可思議，如是雖受色聲香味觸縛，而於其中無所愛著。世尊！我今以樂說辯才說諸菩薩少分功德。」

佛告迦葉：「恣汝所說。」

「世尊！譬如大餓空澤有大高牆至無色界，彼大餓空澤唯有一門，而此澤中多有眾生。去澤不遠有一大城，豐樂熾盛端嚴淨妙，若有眾生入彼城中無老病死。向城之道唯廣一尺，其路端直。彼澤眾中有一智人，聰利叡智欬然起心，以大慈悲欲利益安樂一切眾生。此人即於空澤之中高聲唱言：『諸人當知，去此不遠有一大城，豐樂熾盛端嚴淨妙，多有天人所居止處。若有眾生入彼城中，無老病死，亦能說離老病死法。仁等可來當共詣彼，我與諸人作大導師。』彼空澤中有下劣眾生，生惴望心欲得求解，作如是言：『若能令我住此澤中，我當受教；若欲令我出此澤者，則不能受。』有上眾生作如是言：『我當共汝至所去處。』此空澤中薄福眾生聞如是唱，聞已不信不隨智人。世尊！爾時智人從空澤出，四向顧望見有一道，唯廣一尺迫迤狹小，其道左右有大深坑深百千肘。其智慧人於道左右以板裨之，其人於此匍匐而進不視左右。怨賊在後隨而怖之，其人爾時亦不顧後，其心勇銳不生怖畏。漸得過已遂見彼城，既見城已心無怖畏。入城之後無老病死，亦大利益無量眾生，為說離老病死之法。世尊！大餓空澤者，是生死餓也。有大高牆至無色界者，

是無明有愛也。而此澤中多有眾生者，是一切生死凡夫人也。向城之道唯廣一尺者，一支道也。彼澤眾中有智人者，是菩薩摩訶薩也。下劣眾生惴望欲解於澤不動者，是聲聞緣覺也。有上眾生作如是言，我當共汝至所去處者，是餘菩薩也。薄福眾生聞不信者，是一切邪見外道及其弟子也。大空澤中出者，是勤修一切智心者也。一尺迮道者，是法性門也。其道左右有大深坑深百千肘者，是聲聞緣覺乘也。於道左右以板棹之者，智慧方便也。匍匐而進者，是菩薩以四攝法攝一切眾生也。怨賊在後而隨怖者，是魔及魔民、深起六十二見眾生并輕謗菩薩者也。不顧後者，是忍辱波羅蜜專心具足也。不視左右者，是不讚聲聞緣覺乘也。大城者，是一切智心也。漸得過已遂見彼城，既見城已心無怖畏者，是菩薩見佛及佛所行，一心敬佛智慧威德，善學般若波羅蜜，方便漸漸隨宜附近一切眾生無有疑難也。入城無老病死者，是菩薩利益無量眾生離老病死也。說法者，是如來、應供、正遍知也。世尊！我今敬禮一切菩薩。」說是語已，十千人天發阿耨多羅三藐三菩提心。

爾時世尊讚摩訶迦葉言：「善哉善哉。汝能勸發諸菩薩摩訶薩，汝能成就無量功德。菩薩摩訶薩，若業能自害及以害他，終不為之；若有言說能自害害他，亦所不為。」

爾時德增菩薩摩訶薩白佛言：「世尊！若業若言能自害害他，一切菩薩所不為者，世尊！何故昔於迦葉佛時，行菩薩道餘一生在，作大梵志名曰樹提，作如是言：『菩提之道甚為難得。何有禿人能辦此事？我不欲見。』世尊爾時作如是言，有何等義？」

佛告德增菩薩：「善男子！汝於如來、菩薩莫生疑也。何以故？佛及菩薩成就不可思議方便，佛及菩薩住種種方便而教化眾生。善男子！汝今諦聽，善思念之。有經名『方便波羅蜜』，今當為汝說之。爾時菩薩從然燈佛來漸學方便，今亦當為汝少開示分別。

善男子！菩薩摩訶薩見然燈佛時即得無生法忍，從是已來無有錯謬、戲笑失念，無不定心、智慧不減。善男子！菩薩摩訶薩如其本願得無生忍七日之後，便能得成阿耨多羅三藐三菩提；若欲百劫亦能得成。菩薩摩訶薩為眾生故受一切有，隨所在處以智力故，隨其所求得畢所願，而後乃成阿耨多羅三藐三菩提。善男子！菩薩摩訶薩以方便力，無量億劫住於世界，亦無憂愁為不厭離。是名菩薩摩訶薩行於方便。

「復次善男子！菩薩摩訶薩所有禪定，若聲聞入者，身心不動，心便自謂入涅槃已。若菩薩入者，身心精進無有懈怠，以四攝法攝取眾生，大慈悲故以六波羅蜜教化眾生。是名菩薩摩訶薩行於方便。

「復次善男子！菩薩如其本願處兜術天宮，能得阿耨多羅三藐三菩提、轉于法輪，非為不能。菩薩於兜術天上如是思惟：『閻浮提人不能至此兜術天上聽受法教，兜術天人能下閻浮提聽法。』是故菩薩捨兜術天，於閻浮提成阿耨多羅三藐三菩提。是名菩薩摩訶薩行於方便。

「復次善男子！菩薩如其本願從兜術天來不入母胎，亦能即成阿耨多羅三藐三菩提。若不入者，諸眾生或當生疑，作如是言：

『是菩薩從何處來？若天、若龍、若鬼神、若乾闥婆、若變化作？』如是疑已不能聽法，不能修行斷諸煩惱。是故菩薩摩訶薩非不入母胎，成阿耨多羅三藐三菩提。是名菩薩摩訶薩行於方便。善男子！勿謂菩薩實處母胎，生如是見。何以故？菩薩摩訶薩實不入母胎。所以者何？菩薩入無垢定，不起此定從兜術天下，乃至坐於菩提樹下，兜術天人作如是念：『菩薩命終已，更不還此。』菩薩是時在兜術天實自不動，而現入胎、受於五欲、若生出家及以苦行。一切眾生以之為實，而於菩薩皆是變化。菩薩變化入胎、受欲、現自娛樂、出家苦行，悉是菩薩變化所為。何以故？菩薩爾時所行清淨更

不入胎，久以厭離故。是名菩薩摩訶薩行於方便。

「以何緣故，身似白象示入母胎？善男子！於此三千大千世界菩薩最尊，成就白淨法故，現似白象入於母胎，更無天人鬼神能作如是入母胎者。是名菩薩摩訶薩行於方便。

「以何緣故，菩薩處胎足滿十月然後乃出？善男子！有餘眾生或生是心：『若不滿十月，此童子身或不具足。』是故菩薩現處胎中滿足十月。從初入胎至滿十月，於其中間常有諸天來在母邊禮敬圍遶。是時諸天見菩薩身所處高樓，純以七寶莊嚴，非天所有。見是瑞已，有二萬四千天子發阿耨多羅三藐三菩提心。是名菩薩摩訶薩行於方便。

「以何緣故，菩薩從右脇入胎？善男子！或有眾生作如是疑，謂菩薩從父母精和合而生。為斷彼疑、欲現化生，故從脇入。既入脇已無有入處，而摩耶夫人昔來未曾得也如是身心快樂。是名菩薩摩訶薩行於方便。

「以何緣故，菩薩空閑處生，非於家中及以城內？善男子！菩薩先來常樂空閑處、讚嘆空處、讚嘆山林閑靜之處，行於寂滅。菩薩若處家中生者，天、龍、鬼神、乾闥婆等，不持花香末香塗香、諸天百千無量伎樂而來供養。時迦毘羅城所有人民，其心荒迷放逸自高，不能供養菩薩。是故菩薩在空閑處生，不於城內及以家中。是名菩薩摩訶薩行於方便。

「以何緣故，菩薩母仰攀絳賴叉樹枝而生菩薩？善男子！有情生疑，摩耶夫人生菩薩時受諸苦惱如餘女人。示彼眾生受快樂故，仰攀樹枝而生菩薩。是名菩薩摩訶薩行於方便。

「以何緣故，菩薩以正念從右脇出，非餘身分？善男子！菩薩淨行於三千大千世界最尊最勝，不因女根住、不因女根出，是一生

菩薩示現如是，非餘梵行人，是故菩薩從右脇出。既出生已亦無出處，如前，後亦如是。是名菩薩摩訶薩行於方便。以何緣故，菩薩初生時釋提桓因以寶衣承取，非餘天人？善男子？釋提桓因昔發此願：『菩薩若生，我當以寶衣承取。』以菩薩善根妙故，增益餘天信敬供養。是名菩薩摩訶薩行於方便。

「以何緣故，菩薩生時即行七步，非六非八？善男子！必定菩薩有大神力勤精進大丈夫相欲示現眾生，餘人不能如是示現。若以七步益餘眾生者，菩薩行於六步；若以八步益餘眾生者，即行七步。是故菩薩無人扶持令行七步，非六非八。是名菩薩摩訶薩行於方便。

「以何緣故，菩薩行七步已，唱如是言：『我於世界上最尊最勝，離老病死。』善男子！爾時眾中釋梵諸天及諸天子心懷憍慢，自言是世界中尊。彼諸天子傲慢自高心無恭敬，爾時菩薩作如是念：『彼諸天子有是慢心，以慢心故長夜墮在三惡道中。』是故菩薩說如是言：『我於世界最尊最勝，離老病死。』菩薩爾時唱如是言，其音遍聞三千大千世界。或有諸天，菩薩生時未來集者，聞此聲已皆悉來集。爾時欲色界天合掌恭敬向菩薩禮，各相謂言：『未曾有也。』是故菩薩行七步已作真實言：『我於世中最尊最勝，離老病死苦。』是名菩薩摩訶薩行於方便。

「以何緣故，行七步已而便大笑？善男子！菩薩不為欲故笑、不為慢故笑、不為輕故笑。爾時菩薩如是思惟：『是諸眾生如本有欲恚癡及諸煩惱，今亦如是。我本已勸令發阿耨多羅三藐三菩提，我今已成，而彼眾生懈怠懶惰，故在生死苦惱海中未斷煩惱。如此眾生與我同時發菩提心，我今已成阿耨多羅三藐三菩提，而彼眾生懈怠懶惰，故在生死苦惱海中。是下劣眾生為利養故，不勤精進求一切智。是諸眾生今猶禮敬供養於我，我於爾時生大悲心，我今已滿所願。』以是因緣菩薩大笑。是名菩薩摩訶薩行於方便。

「以何緣故，菩薩生時身體清淨先無垢穢，釋提桓因及梵天王洗浴菩薩？善男子！菩薩欲令釋梵諸天興供養故，亦以世法如初生嬰兒應洗浴故，是故菩薩雖身無垢而令釋梵洗浴。是名菩薩摩訶薩行於方便。

「以何緣故，菩薩在空閑處時不即至道場而還入宮？善男子！欲令諸根具足故示處宮殿五欲自娛，然後捨四天下而行出家；復為欲化餘人令捨五欲，剃除鬚髮法服出家，故作是示現。是故菩薩復還入家，不於空閑之處即詣道場。是名菩薩摩訶薩行於方便。

「以何緣故，菩薩適生七日，摩耶夫人尋便命終？善男子！此是摩耶夫人命根盡故，非菩薩咎也。菩薩先在兜術天時，以天眼觀摩耶夫人命根，滿十月已餘有七日在，爾時菩薩便從兜術天來。菩薩以方便知摩耶夫人命根欲盡故來下生，非菩薩咎。是名菩薩摩訶薩行於方便。

「以何緣故，菩薩善學書論博弈射御軍策計謀種種伎藝？善男子！學世法故。菩薩於三千大千世界中無有一事而不知者。若偈、若辭辯、若應辯、若呪術、若戲笑、若歌舞作樂、若工巧，菩薩生時已一切善知。是名菩薩摩訶薩行於方便。

「以何緣故，菩薩納妃嫔女眷屬？善男子！菩薩不以欲故。何以故？菩薩是離欲丈夫。爾時菩薩若不示現妻婦男女者，眾生當謂菩薩非是男子。眾生若作是疑，得無量罪。欲斷彼疑，故取釋種女，示現有羅睺羅。若人謂羅睺羅是父母和合生者，莫造斯觀。而羅睺羅天上命終來下入胎，非是父母和合故生。又羅睺羅有本願故，若有一生補處菩薩，我當為作子。瞿夷本於然燈佛時作如是言：『從今已後，願為此梵志乃至一生補處，常為我夫、我為其妻。』爾時菩薩即受七枝優鉢羅花已，作如是言：『我雖不受，今當滿此善女人願。』作是願已，不離七花善根，是故菩薩納以為妃。復次一生

菩薩成就示現處於宮殿嫖女之中。爾時菩薩成就妙色，諸天供養成就出家，釋種女悉見如是眾事具足，其心專一作如是願發菩提心：

『願我具足如是眾事。』是故菩薩為令瞿夷發此心故納以為妻。復次有大心眾生處在居家，五欲財寶、僮僕眷屬種種受已，菩薩為彼眾生令捨居家五欲財寶僮僕眷屬而行出家，故示是事。是故菩薩示處居家五欲財寶僮僕眷屬，捨而出家。眾生見已如是思惟：『菩薩所受五欲最妙無上，尚能捨之出家，何況我等而不出家？』復次菩薩所有妻婦男女，皆是本行菩薩道時以諸善法所可化者。此諸眾生亦作是願：『若以此菩薩乃至一生，常當為作妻子眷屬。』亦欲增益如是諸人白淨法故，是故菩薩處妻子眷屬。

「復次菩薩處宮殿者，為欲教化四萬二千嫖女令發阿耨多羅三藐三菩提心，亦令餘人不墮惡道，是故菩薩處在宮殿妻子眷屬。復次一切女人盡為欲火所燒，若見菩薩即離婬欲。復次菩薩變作諸身，顏貌脩短與本無異。彼諸女人與化菩薩共相娛樂，各各自謂與實菩薩共相娛樂，彼時菩薩常在禪定修安樂行。如化菩薩受於五欲無有欲想，真實菩薩亦復如是，從然燈佛來乃至一生已離婬欲。是名菩薩摩訶薩行於方便。車匿捷陟本願亦復如是。

「以何緣故，菩薩在閻浮提樹下思惟？善男子！為欲教化七億諸天故。復次菩薩欲令父母知，菩薩必定剃除鬚髮法服出家。復次菩薩欲示現增益智慧，閻浮樹隨蔭菩薩，欲令眾生增益善根故，是故菩薩在閻浮樹下坐禪思惟。是名菩薩摩訶薩行於方便。

「以何緣故，菩薩不以五欲自樂而出城遊觀？善男子！欲示現見老病死人故，令諸眷屬知菩薩畏老病死故出家學道，非為貢高損減眷屬故出家，欲利益眷屬故出家。菩薩見在家過患是故出家。而此菩薩為示一切眾生老病死苦，是故菩薩不樂五欲出城遊觀。是名菩薩摩訶薩行於方便。

「以何緣故，菩薩夜半出家？善男子！欲示現利益眾生善根。菩薩隨所住處增益眾生善根，善男子！亦為白淨法故捨離五欲，不告眷屬而便出家。離諸歡樂終不離於白淨之法，是故菩薩夜半出家。是名菩薩摩訶薩行於方便。

「以何緣故，菩薩以睡眠覆蓋宮人伎女然後出家？善男子！欲令出家之過悉在諸天故。有眷屬諸親或見菩薩出家便生瞋憤之心。若菩薩如是思惟：『是人有惡心於我，便當長夜受苦墮三惡道。』彼眷屬諸親作如是知，此是諸天以睡眠覆故，開門引道昇空而去，非菩薩過也。爾時諸人增益信心，於諸天所生不信心。是故菩薩見如是過，以睡眠覆蓋宮人伎女然後出家。是名菩薩摩訶薩行於方便。

「以何緣故，菩薩遣車匿白馬及寶衣瓔珞而送還家？善男子！欲令眷屬知菩薩不貪在家名衣上服及諸寶瓔。復次菩薩如是觀，我今作如是學，亦令諸人學我捨諸所有，於佛法出家。諸人如是學已，遠離一切所愛之物，持四聖種行；唯不聽父母不放而得出家。是名菩薩摩訶薩行於方便。

「以何緣故，菩薩以刀自下其髮？善男子！於三千大千世界中，無有天、龍、鬼神、乾闥婆、人非人能當近菩薩威德者，何況能與剃髮？復次菩薩示現欲令眾生深信，菩薩欲出家故自持刀下髮。復次菩薩為淨飯王故。爾時淨飯王生於惡心，自恃豪族傲慢而言：『誰剃我子髮，我當誅戮。』爾時淨飯王聞菩薩自持刀下髮，王聞是已惡心即滅。是名菩薩摩訶薩行於方便。

「善男子！汝今善聽。以何緣故，菩薩苦行六年？善男子！非是菩薩宿業餘報受此苦也，欲令眾生於一切惡業報中能生患心歸向菩薩。復次善男子！昔迦葉佛時，菩薩爾時作如是言：『我不欲見此禿頭道人。何有禿人能得菩提？菩提之道甚深難得。』如此之

輩亦是菩薩示行方便。此所說者當知其義。以何緣故，菩薩作是龜惡之言？善男子！爾時迦葉佛出於世時，有婆羅門子名曰樹提。有親友五人皆是大婆羅門子，先學大乘。彼時五人久來親近惡知識故，失菩提心。善男子！彼時五人於迦葉佛時奉事外道不信佛法，解外道語不解佛語，解外道法不解佛法。彼時五人事外道師。彼師自言：

我是佛世尊，是一切智。我亦有菩提道。』爾時樹提梵志行於方便，欲誘引五人還成寶器故，欲轉彼五人外道邪心，以方便故至瓦師所，作如是言：『我今欲見禿頭道人。何有禿人能得菩提？菩提之道甚深難得。』善男子！說是語已復經少時，樹提梵志與彼五人在一屏處，爾時瓦師便至其所。至其所已，即向樹提梵志讚迦葉佛如來、應、正遍知，復向樹提作如是言：『汝可與我共至佛所。』善男子！爾時樹提梵志如是思惟：『此五人者善根未熟。若我當讚迦葉佛非外道師者，而此五人心當生疑，若至佛所無有是處。』爾時樹提自護本願故、般若波羅蜜報行方便故，作如是言：

『我不欲見此禿頭道人。何有禿人能得菩提？菩提之道甚深難得。云何般若波羅蜜報菩薩行？般若波羅蜜無有菩提想、無有佛想，爾時不見佛、不見菩提，亦不於內見菩提、亦不於外見菩提、亦不於內外見菩提，如是悉知菩提空無有法。』爾時樹提知一切法無所有故，行於方便作如是言：『我不欲見禿頭道人。何有禿人能得菩提？菩提之道甚深難得。』善男子！復於異時，樹提梵志與彼五人至河水邊。爾時瓦師承佛神力，為化五人故復至其所，向樹提梵志作如是言：『汝可共我至於佛所，禮拜供養恭敬尊重讚歎。諸佛世尊出世甚難。』彼樹提梵志聞瓦師歎故不肯去，彼時瓦師尋前以手捉梵志髮，強牽將去向於佛所，彼時五人傾心隨逐樹提梵志遂至佛所。時國常法，若捉他髮，設其告官，捉者應死。爾時五人生邪見，見樹提梵志他捉其髮心傾隨逐。『彼如來法有何功德，乃令瓦師不

計死罪，捉樹提髮將至佛所，禮拜供養恭敬尊重讚歎？』爾時五人其心傾向至迦葉佛所。既得見佛，本願還發生信敬心。生信敬心已，即於佛前呵責樹提：『如是世尊有如是威德，如本聞已，何得心不信敬？』善男子！爾時五人見迦葉佛威德又聞辯才，還發阿耨多羅三藐三菩提心。爾時迦葉佛見五人已得專心，為說菩薩藏不退轉輪陀羅尼金剛句無生法忍，次第而說。爾時五人即得無生法忍。善男子！我今已得具足佛智，彼時樹提梵志若當讚歎迦葉佛、不讚外道師，若彼五人到佛所者無有是處，況生信敬心耶。善男子！樹提梵志為化五人學菩薩乘，故以般若波羅蜜果報行於方便，作如是言：『我不欲見禿頭道人。何有禿人能得菩提？菩提之道甚深難得。』善男子！不退菩薩於佛無疑、於菩提無疑、於佛法無疑。是名菩薩摩訶薩行於方便。復次菩薩為教化五人及自示業報，以業障故六年苦行，非如餘眾生不知不見。持戒沙門婆羅門故說如是惡言，若知若不知、若解若不解，彼諸眾生長夜受諸苦惱、不得利益墮三惡道。為彼眾生自現作業亦現受報，是故如來現受是報。菩薩無有一切障礙業報，以有眾生誹謗持戒沙門婆羅門，憂惱覆心不得解脫、不得道果。為除眾生憂惱心故，現受如是業報。彼諸眾生作如是念：『一生菩薩誹謗迦葉佛，而彼菩薩尚得解脫，況我不知而作惡言？是故我今當自悔過，一切惡業更不得作。』復次善男子！為調伏諸外道故六年苦行，非實業障礙。何以故？世間沙門婆羅門，日食一麻一米謂得清淨解脫。菩薩為調伏彼故，示現日食一麻一米。菩薩若食麤澁尚不能得聖道，何況清淨解脫？是故菩薩作如是言：『我不欲見禿頭道人。何有禿人能得菩提？菩提之道甚深難得。』是故菩薩以此緣故現六年苦行，為調伏五十二百千龍行諸天，及外道神仙、龍行菩薩。是名菩薩摩訶薩行於方便。

大寶積經卷第一百

大寶積經卷第一百八

東晉天竺居士竺難提譯

大乘方便會第三十八之三

「以何緣故，菩薩食已得氣力充足至菩提樹，不以羸瘦至菩提樹？善男子！菩薩能不飲食身體羸異成阿耨多羅三藐三菩提，況食麻米耶。爾時菩薩為愍當來眾生故，食此上妙食。何以故？眾生善根未熟，不噉飲食而欲求道，彼諸眾生飢渴苦故不能得智慧。若安樂行能得智慧，照明諸法非苦行也。是故菩薩示眾生行安樂行而得智慧，亦愍當來眾生故，欲令眾生效我食此妙食，是故食修舍佉尼食已，成三十七助菩提法，得阿耨多羅三藐三菩提，施食女人亦成就助菩提法。復次菩薩在一禪中生歡喜心，於百千劫不食能住。是名菩薩摩訶薩行於方便。」

「以何緣故，菩薩從吉安天子求草敷座？善男子！過去諸佛敷解脫坐不以綰縋妙物，亦欲成就吉安天子助菩提法。爾時吉安與菩薩草已，發阿耨多羅三藐三菩提心。善男子！今我當與受記：『彼吉安天子於未來世當得成佛，號曰無垢如來、應、正遍知。』是名菩薩摩訶薩行於方便。」

「以何緣故，菩薩坐菩提樹下，使惡魔波旬至菩提樹下，不欲令菩薩即成阿耨多羅三藐三菩提？善男子！魔本不能至菩提樹下。若我不召而能來此者，無有是處。善男子！爾時菩薩坐菩提樹下如是思惟：『於四天下誰為最尊第一？此四天下今為屬誰？』菩薩即知惡魔波旬欲界最尊。『今我與魔共鬪，魔若不如，一切欲界所有眾生悉皆不如。爾時當有諸天大眾和合而來到菩提樹下，到已必生信心。魔眾、天眾、諸龍、鬼神、乾闥婆、阿修羅、迦樓羅、緊那羅、摩

摩睺伽，如是一切眾來遶菩提樹。彼諸眾等見菩薩師子遊戲，見已或發阿耨多羅三藐三菩提心，或發菩薩心，或生信心，彼人乃至見菩薩因緣故盡得解脫。』善男子！菩薩如是思惟已，放眉間白毫相光，能令波旬宮殿黑闇。爾時三千大千世界以光明照故普令大明，此光明中出如是聲：『彼釋種子出家學道，今當成阿耨多羅三藐三菩提。過魔境界勝出魔眾，滅損當來一切魔眾。今彼菩薩與魔共戰。』善男子！爾時波旬聞是聲已，心大憂愁如箭入心。時魔波旬嚴四種兵滿三十六由旬，一切皆來圍菩提樹，欲為菩薩作大留難。爾時菩薩住大慈悲及大智慧，以智慧執金色之手而以拍地，拍已一切魔眾尋時散壞。魔眾壞已，八萬四千億天、龍、鬼神、乾闥婆、阿修羅、迦樓羅、緊那羅、摩睺伽、拘槃荼等如是大眾，見菩薩威德身體微妙容顏端嚴威力勇健，發阿耨多羅三藐三菩提心。是名菩薩摩訶薩行於方便。

「以何緣故，如來於七日七夜不捨結加趺坐，仰觀菩提樹目不暫眴？善男子！爾時有色界天行寂滅行，彼諸天等見如來結加趺坐心生歡喜，生歡喜已如是思惟：『今我當求沙門瞿曇心何所依？』彼諸天人於七日七夜作是求已，不得如來一念依處。彼時諸天倍增喜悅，有三萬二千天子發阿耨多羅三藐三菩提心，作如是願：『我等於未來世當得如是寂滅之行，仰觀菩提樹。』是故如來得成道已，於七日七夜結加趺坐，仰觀菩提樹目不暫眴。是名如來方便。

「以何緣故，如來本行菩薩道時修無量阿僧祇行願，諸一切眾生與解脫樂。何以方待梵王請然後說法？善男子！如來有如是知，多有天人歸依梵王、尊重梵王。彼諸眾生作如是知：『梵天王化生我等，世界最尊，若除梵王更無有能造世界者。』善男子！爾時如來如是知己——『今我當待梵王勸請。』若彼梵王一傾首者，諸可歸依梵王眾生悉皆歸依。當相謂言：『梵王勸請如來說法，非為不請。』善男子！如來有大威德故，梵王來至我所勸請說法轉於法輪。

善男子！若我不以神力令梵王請者，然彼梵王先無有心能來請佛。善男子！由諸眾生依梵王故，欲令眾生離於梵王，待其勸請，以梵王為證故。善男子！爾時梵王勸請如來轉於法輪，彼時六十八百千梵天發阿耨多羅三藐三菩提心，作如是言：『此真是佛，於眾生中最尊最勝。』作如是願言：『我來世得成就如是智慧威德。』是名如來方便。

「善男子！我先於說示現眾生十業因緣，或是菩薩、或是如來，於此十中示現方便，唯有智者能知是義。善男子！不應生念，謂菩薩當有微細之罪。若菩薩成就如是微細不善之法坐於道場成阿耨多羅三藐三菩提者，無有是處。何以故？善男子！如來成就一切善法、斷一切不善法，無有生死業報習氣，若有遺餘不斷滅者，無有是處，何況有障礙業報。善男子！若有眾生謂無業報不信業報，為是眾生示現業報因緣。如來實無業報，我是法王尚受業報，況餘眾生而不受耶？為彼眾生作如是示現，是故如來自現業緣。善男子！如來無有一切業障。譬如書師善學書論教諸幼童，隨諸幼童讚諸書章，非是書師於諸書章有障礙也。書師作如是念：『彼諸幼童當隨我學。』善男子！彼書師非為不達故作如是唱。善男子！如來亦復如是，於一切法善學已，如是說如是示，為餘眾生令行業清淨故。善男子！譬如大藥師，善能療治一切諸病。自無有病，見諸病人而於其前自服苦藥。諸病人見是藥師服苦藥已，然後效服，各得除病。善男子！如來亦復如是，自除一切煩惱病已，於一切法無有障礙，能示現一切法，以是不善業故得如是報。現如是緣，欲令眾生除一切身口意業障行於淨行。善男子！譬如長者子、若居士子，父母愛念與其乳母。時此乳母無有病痛，為嬰兒故自服苦藥，欲令乳得清淨。善男子！如來亦復如是，是一切世界之父，為教化不知業報眾生故，如來無病而為眾生示現作病，以是業故得如是報，以此業故得如是報。眾生聞已心生驚畏，除諸惡業

不作惡緣。」

佛復告智勝菩薩：「善男子！乃往過去世遇然燈佛，時有五百賈人為求珍寶入於大海。善男子！時賈人中有一惡人——多懷奸偽，常行惡業初無悔心，善知兵法恒為寇賊，奪他財物以為產業——狀如賈人，共諸賈人同載一船。時彼惡人如是思惟：『此諸賈人大得珍寶，我今當殺此諸賈人，取其珍寶還閻浮提。』如是思惟已欲殺諸人。善男子！爾時有人名曰大悲，於彼眾中作大導師。時彼導師於夜夢中，見海鬼神來作是言：『汝此眾中有一惡人，如是相貌，恒為寇賊劫他財物。彼人今生如是惡心：「我當殺此五百人已，取其財物還閻浮提。」若此惡人得遂本心殺五百人者，作大惡逆業。何以故？此五百人皆是向阿耨多羅三藐三菩提不退轉菩薩。若此惡人殺諸菩薩，以此業緣障礙罪故，一一菩薩從初發心乃至成阿耨多羅三藐三菩提，爾時惡人於其中間常在地獄。汝為導師可作方便，令彼惡人不墮地獄，彼五百菩薩亦復可得全其身命。』善男子！爾時大悲導師如是思惟：『作何方便令彼惡人不墮地獄，五百菩薩全其身命？』作如是思惟已，乃不向一人說是事也。爾時待風，餘有七日當還閻浮提。七日過已如是思惟：『更無方便，唯有除此一惡人者，爾乃可令此五百人得全身命。』復作是念：『若我向餘人說，此五百人當生惡心。生惡心已殺此惡人，彼諸人等當墮惡道。』善男子！大悲導師如是思惟：『我今當自殺之。我以殺此人故，雖百千劫墮惡道中受地獄苦，我能忍之。不令惡人害五百菩薩，作此惡緣受地獄苦。』善男子！爾時大悲導師生哀愍心作是方便，吾護五百人故害此惡人。是時導師即以[矛*(替-曰+貝)]牟刺殺惡人，令諸賈人安隱得還至閻浮提。

「善男子！汝勿有疑。爾時導師，則我身是也。五百賈人，此賢劫中五百菩薩是也，當於此劫中成阿耨多羅三藐三菩提。善男子！

我於爾時行方便大悲故，即得超越百千劫生死之難。時彼惡人命終之後，生善道天上。善男子！汝今當知，勿謂菩薩有如是障礙業報。而得超越百千劫生死之難，即時是菩薩方便力也。

「善男子！如來為一切眾生故而作是方便，示現佉違羅刺。善男子！爾時佉違羅刺刺如來足，善男子！佛神力故令刺入足。何以故？如來金剛之身無能壞者。善男子！昔舍衛城中有二十人，皆是最後邊身。彼二十人更有怨家二十人，各各思惟：『我當為作親友而至其舍，奪其命根，不向人說。』善男子！彼時二十最後身者，及二十怨家人，以佛神力故共至佛所。善男子！如來爾時為調伏是四十人故，於大眾中告大目犍連言：『今此地中出佉違羅刺欲刺吾右足。』未至足之間，此佉違羅刺即從地出長一肘。當出之時，目連白佛言：『世尊！我今當取此刺擲著他方世界。』佛告目連：『非汝所能。此佉違羅刺今在此地，汝不能拔。』爾時目連以大神力前拔此刺，于時三千大千世界皆大震動，一切世界隨刺而舉，不能動刺乃至一毛。善男子！爾時如來以神通力上四天王，彼佉違羅刺亦隨佛去。爾時如來復至三十三天、夜摩天、兜術天、化樂天、他化自在天，刺亦隨去；乃至梵天亦復如是。爾時如來從梵天還至閻浮提舍衛城中本所坐處，刺亦逐還至此地中豎向如來。爾時如來即以右手捉佉違羅刺，左手安地右腳踏之，爾時三千大千世界皆大震動。時尊者阿難即從坐起，偏袒右肩，為佛作禮，合掌向佛而作是言：『世尊！往昔作何等業得如是報？』佛告阿難：『我過去世入大海中，持[矛*(替-日+貝)]刺人斷其命根。阿難！以此業緣得如是報。』善男子！我說是業緣已，彼時二十怨賊欲害二十人者作是思惟：『如來法王尚得如是惡業之報，況我等輩不受此報？』是二十人即從座起，頭面禮佛，作如是言：『我等今日向佛悔過，不敢覆藏。世尊！我先惡心欲害彼人，今重悔過不敢覆藏。』

爾時世尊為彼人故，說作業緣及盡業緣。時二十人聞是法已即得正解，及四萬人亦得正解。是故如來示佉違羅刺刺足，是名如來方便。

「以何緣故，如來先無諸病，而從耆域藥王索優鉢羅花嗅之令下。善男子！爾時如來制解脫戒未久，時有五百比丘是最後身，常在餘諸林中修道。彼諸比丘得如是病，陳故之藥所不能治。彼諸比丘敬慎佛戒，不求餘藥不服餘藥。善男子！爾時如來如是思惟：

『作何方便聽服餘藥？若我聽者，彼諸比丘當求餘藥當服餘藥。何以故？若如來不聽者，後諸人輩當犯聖法。』是以如來行方便故，從耆域藥師求優鉢羅花嗅之令下。時淨居天子即至彼比丘眾中作如是言：『大德！可求餘藥，莫守病而死。』比丘答言：『我等不敢違世尊教，我等不得自在，我等寧死不違佛教，我等不求盈長好藥。』如是說已，淨居天子語諸比丘言：『大德！如來法王求餘好藥、捨陳故藥。諸大德可求餘藥。』諸比丘聞語已，除去疑心更求餘藥，更服餘藥然後除病，除病已不過七日證阿羅漢果。善男子！若如來不求餘藥，彼諸比丘亦不求餘藥。若不求餘藥，能除諸病及斷諸結證於阿羅漢果者，無有是處。是名如來方便。

「以何緣故，如來入城乞食空鉢而出？善男子！如來無有業障，爾時如來矜愍護念當來比丘，或有比丘入於城邑聚落乞食，自無福德乞食不得。彼比丘當作是念：『如來世尊功德成就，入城乞食空鉢而出，何況我等善根微薄？我等不應以乞食不得而生憂惱熱。』是故如來示現入城乞食空鉢而出。善男子！汝若謂惡魔波旬能覆蔽城中長者婆羅門心故，乃至不與一搏食者，善男子！莫作斯觀。何以故？惡魔波旬不能斷絕如來食也。爾時佛神力故，令惡魔波旬覆蔽彼城中人，非是惡魔力之所能。我於爾時都無業障，為化彼眾生故，示現空鉢而出。爾時我及比丘僧不得食已，一切魔天及諸餘天作如是念：『佛及眾僧不得食已，頗有憂耶？』即於其夜見佛及僧，

乃至無有一念憂惱，心亦不高亦復不下，如前後亦如是。善男子！爾時有七千天子，傾向如來生信敬心。我於是時即為說法，於一切法得法眼淨。善男子！彼時婆羅門長者，其後不久又聞世尊有大威德，生渴仰心即至佛所，頭面作禮向佛悔過。彼時如來即為其說四聖諦法，一說法時有二萬人於一切法中得法眼淨。是故如來入城乞食空鉢而出，是名如來方便。

「以何緣故，旃遮婆羅門女以木杵繫腹誹謗如來，而作是言：『由沙門瞿曇令我妊身，應當與我衣被飲食。』善男子！如來於此事中都無業障。若有業障，我能擲此旃遮婆羅門女置恒河沙世界之外。如來以方便故現此業障，為化不知解眾生故。何以故？當來之世有諸比丘於我法中出家學道，爾時或為他人所謗，以是緣故心生慚愧，或不樂佛法捨戒還俗。彼諸比丘若被謗已當念如來，如來成就一切善法具大威德尚被誹謗，而況我等不被誹謗，思念是已則除慚愧，除慚愧已當得修習淨妙梵行。善男子！旃遮婆羅門女常為惡業所覆故性多不信，今此女身於佛法中不得調伏，常為惡業之所覆蔽，乃至夢中亦生誹謗，覺已心喜。此女人中命終當墮地獄。善男子！我能以餘方便除此女人諸不善業，令度生死能為作救。善男子！或時如來不救餘人。何以故？如來於一切眾生無有偏心，是名如來方便。」

「以何緣故，諸婆羅門殺婆羅門女孫陀利，埋祇洹園塹中？善男子！如來是時知有是事，捨而不說。如來成就一切智心無有障礙，能以神力可令此刀不入女身。我於爾時知孫陀利女命根將盡必為他殺，以此方便令諸外道不善彰露墮不如處。如此諸事唯佛知之安住是事，令多眾生生清淨心增益善根。爾時如來七日不入舍衛大城。不入城已，爾時調伏六十億天過七日已，諸天世人集會共來至於我所。爾時如來為四眾說法，聞說法已有八萬四千人於諸法中得法眼

淨。是名如來方便。

「以何緣故，如來及僧在於婆羅門毘蘭若聚落三月之中食馬麥耶？善男子？我於昔時知此婆羅門，必捨初始請佛僧心不給飲食，而故往受請。何以故？為彼五百馬故。此五百馬於先世中，已學菩薩乘、已曾供養過去諸佛，近惡知識作惡業緣，惡業緣故墮畜生中。五百馬中有一大馬名曰日藏，是大菩薩。是日藏菩薩於過去世在人道中，已曾勸是五百小馬發菩提心，為欲度此五百馬故現生馬中。由大馬威德故，令五百馬自識宿命，本所失心而令還得。善男子！我愍彼五百菩薩墮馬中者，欲令得脫離於畜生，是故如來知故受請。善男子！是時五百馬減所食麥半持施僧，大馬半分奉施如來。爾時大馬為五百馬，以馬音聲而為說法亦教悔過：『今當禮佛及比丘僧。』說此事已復作是言：『汝等當以所食半分供養於僧。』爾時五百馬悔過已，於佛及僧生淨信心。過三月已，其後不久是五百馬命終生於兜術天上。彼五百天子即從天來至於佛所供養如來，爾時如來即為說法，聞說法已必定得成阿耨多羅三藐三菩提。彼時五百馬子善調伏其心，於將來世得辟支佛。彼日藏大馬於當來世供養無量諸佛，得成助菩提法，然後作佛，號曰善調如來、應供、正遍知。善男子！無有世中上妙美味而如來不得。善男子！如來雖食草木土塊瓦礫，三千大千世界中無如是味似如來所食草木土塊瓦礫味者。何以故？善男子！如來大人得味中上味相，若如來以最麤食著口中已，其所得味勝天妙食。善男子！以是故知如來所食最是勝妙。善男子！爾時阿難心生憂惱：『轉輪聖王種出家學道，如下賤人食此馬麥。』我於爾時見阿難心。見阿難心已即與阿難一粒麥，語阿難言：『汝嘗此麥味為何如？』阿難嘗已生希有心，白佛言：『世尊！我生王家長大王家，未曾得如是之味。』阿難食此麥已，七日七夜更不飲食無飢渴想。善男子！是故當知，是如來方便，非是業障。

善男子！有沙門婆羅門持戒如我受他請已，而知請主荒迷不能供給，或不肯住。以是緣故，如來已所許處現必就請，及欲示現業報緣故。善男子！當知如來常法，雖受他請不得供給，不令請主墮於惡道。善男子！若彼五百比丘共如來夏安居食馬麥者，有四百比丘多見淨故生貪欲心。彼諸比丘若食細食增益欲心、若食麤食心則不為貪欲所覆。彼諸比丘過三月已，離婬欲心證阿羅漢果。善男子！為調伏五百比丘、度五百菩薩故，如來以方便力受三月食馬麥，非是業報。是名如來方便。

「以何緣故，如來十五日說戒時，告長老迦葉：『我今背痛。汝今說七覺支法。』善男子！爾時有八千天子以聲聞法而自調伏，在彼眾中和合共坐。善男子！彼諸天子於過去世是大迦葉所教化者，於佛法僧而不放逸。彼諸天子數聞迦葉比丘說七覺法。善男子！此諸天子除迦葉比丘，若百千諸佛為其說法不能令解。爾時迦葉為諸天子廣說七覺法，諸天子從迦葉比丘聞七覺法已得法眼淨。善男子！若有眾生病苦纏身，不能得至於說法之處聽法恭敬。彼諸人等當作是念：『佛是法王，尚聽七覺法而得除病，何況我等不往聽法不恭敬法？』善男子！為調伏諸天除人苦患故，又示現敬重於法，是故如來作如是言：『迦葉！我今背痛。汝當說七覺法。何以故？尊重法故。』如來無有麤重四大之身，何況有病？是名如來方便。

「以何緣故，釋種破時，如來自言我頭痛耶？善男子！或有眾生作如是言：『世尊不能利益親族，亦不矜愍、不欲安隱，而出家已種族意斷不欲救護。』是諸眾生以不知故作如是言。善男子！如來於諸苦本已到其邊，如來知是眾生心所念故，坐舍耶樹下自言頭痛。善男子！吾於爾時尋向阿難說我頭痛。時有斷見三千天子，復有無量好殺生者，皆共集會。為彼斷見天子及好殺者，示現業障故作是言：『吾以眼見他殺生心隨喜故，今得頭痛。』說是法已，七

千人天皆得調伏。是名如來方便。

「以何緣故，頗羅墮婆羅門以五百種罵詈佛，如來聞已能忍？善男子！如來能以神力擲此婆羅門置餘世界，亦能以神力令婆羅門乃至不能出於一言罵詈之聲。善男子！時彼眾中多有人天，見如來能忍惡罵不說不答，生於捨心等心利益心堪忍心，前如後、後如前。爾時有四千人發阿耨多羅三藐三菩提心。如來見如是義，又頗羅墮婆羅門以五百種惡罵已，見佛世尊生於捨心。善男子！是婆羅門見如是已生信敬心！歸依佛法僧種解脫根。是名如來方便。

「善男子！提婆達多與菩薩世世共生一處，此輩亦是菩薩方便。何以故？我因提婆達多故具滿六波羅蜜，亦多利益無量眾生。云何知爾？善男子！爾時眾生快樂，不知行施不知受者。菩薩爾時欲教行布施，是時提婆達多起嫉妬心至菩薩所，求國城妻子及頭目手足。爾時菩薩歡喜施與。時有無量眾生見菩薩施心生歡喜信解布施，作如是言：『如菩薩施，我亦如是行於布施，願成菩薩。』善男子！提婆達多或見菩薩持戒清淨知己，欲破菩薩所持之戒。爾時菩薩不毀淨戒。時有無量眾生見菩薩持戒亦效持戒。菩薩持戒或為他人輕毀惡罵不生惡心，爾時具足羼提波羅蜜。有無量眾生見菩薩以忍調心，亦效菩薩行於忍辱。善男子！當知提婆達多大利益菩薩。善男子！如今提婆達多放大醉象欲害如來！亦於耆闍崛山推下大石！俱是如來方便示現非業報罪。何以故？由此方便利益無量眾生。

「善男子！如來總說十業因緣，皆是如來方便示現非是業報。何以故？眾生不知業因所得果報。為眾生故，如來示現如是業報，此業作已得如是報，彼業作已得如是報，作如是業得如是報。眾生聞已，作如是業離如是業，離不善業修習善業。善男子！今說方便已、示現方便已，此諸方便堅持祕藏，不應為下劣之人薄善根者說。何以故？此經非聲聞辟支佛之所行處，況下劣凡夫能信解耶。何以

故？此人不能學諸方便。所以者何？此方便經非其所用故，非餘瓦器所能受持，唯有菩薩於此方便法能說能學。善男子！譬如夜闇然大明燈，得見室中一切所有。善男子！菩薩聞如是諸方便已，即見一切菩薩所行之道，於此法中我所應學，於一切如來行及菩薩行已到彼岸，善行菩薩道者不以為難。善男子，我今當說，欲得菩提道諸善法者，所謂善男子善女人，聞過百千由旬有說此方便經處，當往彼聽。何以故？若菩薩聞此方便經已得光明行，一切法中除疑悔心。爾時四眾及諸人天成寶器者，說此經時悉聞悉知；非寶器者，雖在此會不聞不知，於此經中耳尚不聞，況能口說，非寶器故。是以如來說是法時不聞不知，不蒙佛神力故。」

說此經已，七萬二千人發阿耨多羅三藐三菩提心。

爾時尊者阿難白佛言：「世尊！當何名此經？云何奉持？」

佛告阿難：「是經名為『方便波羅蜜』，亦名『轉方便品』，亦名『說方便調伏』，如是奉持。」

佛說是已，智勝菩薩心生歡喜，及學聲聞辟支佛乘、學菩薩乘比丘、比丘尼、優婆塞、優婆夷，并諸天、龍、鬼神、乾闥婆、阿修羅、迦樓羅、緊那羅、摩睺羅伽、人非人等，聞說是已，讚言善哉善哉，今說大乘方便經竟。

大寶積經卷第一百

八

大寶積經卷第一百九

隋天竺三藏闍那崛多譯

賢護長者會第三十九之一

如是我聞：

一時佛在王舍大城，住迦蘭陀長者竹園，與諸比丘眾千二百五十人俱，所作已辦不受後有，長老舍利弗為眾之首。時諸比丘圍遶世尊欲聽受法，身心調順無有睡眠。當於爾時，如來世尊面貌容色，猶如初日開敷蓮花，端嚴顯耀微笑熙怡。爾時彼諸比丘等作如是念：「今婆伽婆欲宣說何等法門，面相乃然如是光顯？」當於彼時有一最大巨富商主長者之子，名跋陀羅波梨(隋言賢護)，與其一千眷屬圍遶，威力欲似震動大地，安詳徐步向世尊前。爾時賢護長者之子，宿福因緣受天果報，身體柔軟猶如初出新嫩花枝，詣於佛所。到佛所已，觀見如來最勝最妙容色，寂靜澄定功德藏身，猶如金樹光耀顯赫遍滿竹林。是時賢護即於佛所生淨信心，合十指掌作如是念：「於世間中得大名聞，此不虛說，謂言薩婆若、多陀阿伽度、阿羅呵、三藐三佛陀者，斯真實也。」爾時賢護即便低頭頂禮佛足，兩膝著地一心舉頭，諦視世尊目未曾瞬。如是瞻仰如來之時，其身儼然不傾不動。

爾時世尊見跋陀羅波梨長者，內心如是生渴仰已，如來即更身放妙光。而彼光明出照之時，其跋陀羅波梨長者即得無畏，從地而起遶佛三匝，復更頂禮佛世尊足。禮已長跪而白佛言：「唯願世尊哀愍於我，唯願世尊教示於我。大聖世尊！我於佛邊信心未久，是故世尊但當為我隨逐現事說一法門。我今渴仰欲聞諸法，以生死中煩惱所逼、多有疑惑心恒分別，以是義故唯願世尊慈悲憐愍，為我說法令我決疑。大聖世尊！我無正知故有迷惑，不知出離生老病死煩惱海津。唯大聖尊是一切智，世間希有猶如意珠，能與一切眾生諸樂令成就故。又復世尊猶如父母，為令一切諸眾生等得善果報，即是根本。」

爾時世尊告跋陀羅波梨長者作如是言：「跋陀羅波梨！若有疑者，今恣汝問，我當為汝分別解說。」爾時跋陀羅波梨長者蒙佛印可，內懷歡喜欲問心疑，即便起立却住一面。住一面已，其身威光圓滿具足。

爾時長老阿難比丘既見彼已，即白佛言：「希有世尊！此長者子跋陀羅波梨，身光德力勝諸王威，殊妙絕群端正可愛，於世間內獨無

有雙。」

爾時世尊告阿難言：「長老阿難！汝今欲聞此跋陀羅波梨長者家中所有眾樂事乎？乃至具足說其受於快樂果報，雖復忉利帝釋天王猶不能及，況復人間此閻浮提能得及者，無有是處。唯除一人，長者童子名蘇摩浮帝(隋言真月)。」

爾時阿難即白佛言：「唯然世尊！此跋陀羅婆梨長者家宅之中有何殊勝，世尊乃爾稱譽？」

爾時佛告長老阿難：「汝當至心諦聽諦受。是長者子所有資財善根廣大，我今為汝次第宣說。阿難！是長者子，凡有六萬最大商主恒隨其後，彼諸商主各有無量奇異財寶種種富饒。其跋陀羅波梨家內，恒常鋪設六萬上妙六合床榻，雜色被褥以覆其上，復以真緋雜色繒綵用為倚枕，持來兩邊雜色妙衣憍奢耶等，一一之處皆有四具，又火浣布及以龜紵。諸是四方土地所出種種衣服眾雜異物，皆悉具足莊嚴其家。彼之衣裳悉皆柔軟，猶如手掌清潔光潤。其它處處周遍皆懸真珠瓔珞以為校飾。復有六萬婇女，端正殊絕身體柔軟細滑，閑於戲笑善巧語言，姿態艷美承接人意，瞋恚見之自然歡喜、憂感遇者便生欣慰，調謔音詞開心悅目，並皆孝順瞻仰己夫婦禮具足，於餘男子遠離欲心。或復有時自知慚愧羞恥，合掌低眉曲躬恭敬，專向其夫無復餘顧。或復有時各各為其夫婿別憐愛故，心生妬嫉爭鬪相嫌，皺眉蹙頰猶如深鉤，假此為戲實無妬心。手爪纖長指節圓傭，踝腕細密以欲醉身，妖冶顧眄行步庠序進止逶迤。髮彩紺青細潤柔軟，巧為結梳能驚惑人，在於如是等諸婇女之中或侍或憑。彼諸婇女皆專奉夫，清淨名聞處處流布。然此婇女種姓最大，處其家中亦好名聞，並堪匹偶大家為嫡婦。有如是種種等莊嚴，長者賢護家中不可稱量宅甚寬曠。又其長者欲食之時，則有六萬雜種羹臠飯食微妙香美，猶若天厨無有異也。其飯悉是糠糧，色味充盈具八功德，隨意進噉入口便銷，食已隨順無所妨礙，果報感致稱心自然。又復食已身體光鮮無諸臭穢。又其長者家內復有

六萬輦輿，各以種種珍奇莊嚴，真珠間錯上下正等，悉有妙衣以覆其上，又以香花各各布散。水灑於地無有塵埃清淨潤澤。又其家內復有種種最上音聲，手打指彈及以氣吹，其響微妙鳴亮入神，歌曲正得猶白鴿聲心所樂聞，如此微妙莊嚴其家。又其家內園林樹木扶疎茂盛，花卉交加紅紫鮮潔。其樹林間復有諸鳥，各各出好音聲，其音和雅猶如天宮、約須彌山眾寶合成、龍窟無異。又然種種燈明，其燈光明無風動搖，處處洞徹朗夜赫奕與晝不殊。又復其家所住國界有六萬城，其城各有街巷相當，樓櫓却敵悉皆具足。彼城處處諸國商人往來聚集，種種形狀、種種語言，種種珍奇眾雜寶貨共相貿易填咽城市，百千萬眾不可勝計。又彼諸城周匝四邊，園圃雜樹數百千種，花果繁茂枝葉扶疎，蜂眾競來採其香味。又彼諸城多有象馬及諸車乘。

「阿難！彼諸城內所有大富長者居士商主及以商人，恒常一心皆共稱嘆跋陀羅波梨所有功德，合十指掌頂禮讚詠，況彼名聞心皆願樂欲得覩見。又其國主波斯匿王，見跋陀羅波梨長者資財富饒形勢福德，自身卑慙猶如貧人羨其財寶。

「阿難！其彼真月長者童子，每一食時即有千種珍味，晨昏左右所須自然。又有五千婇女圍遶承奉以為娛樂。阿難！是真月長者童子所受快樂，比天帝釋已勝千倍，匹於跋陀羅波梨形貌顏色庫藏資財受樂果報，百倍不及其一。

「復次阿難！是跋陀羅波梨長者有一妙車名為奪意，奇巧精麗人間所無。而此車中有天寶座。其車純以天諸雜寶雕飾間錯，彼諸天寶馬瑙金剛真珠珍貝，光明顯曜如虛空星，莊嚴如是。其車行時迅疾如風。阿難！跋陀羅波梨意欲至於海內採珍寶時，坐彼車中如意即至，受快樂已若欲還家應念便至。」

爾時阿難頂禮佛足，合掌恭敬而白佛言：「希有世尊！此跋陀羅波梨長者往昔造何等善根，今世乃爾受斯果報？」

爾時世尊告阿難言：「長老阿難！汝欲知者應當諦聽。此之因緣

皆由過去於諸佛邊種殖善根，今得如是勝上果報。阿難！我念往昔有一如來出現於世，名曰樂光多陀阿伽度、阿羅訶、三藐三佛陀。阿難！爾時此跋陀羅波梨長者於彼佛邊作聲聞僧，名為法髻，持戒不完多有毀缺，而善宣說諸佛教法開示未聞。是大法師，一聞總持修多羅藏亦持律藏，為諸眾生常說法要，博識辯聰義味甚深，音聲朗徹令人樂聞，得聽法者心生歡喜，永即不復墮諸惡道。阿難！彼以如是法施因緣，九十一劫恒生天人端正富貴。阿難！是長者子所得妙車因緣報者，我更為汝次第解說。阿難！是跋陀羅波梨長者於彼樂光佛世作法師時，見諸梵行持戒比丘羸瘦頓乏力弱無堪，凡有所須悉皆布施，復造鞋襪靴履等物歡喜施與。藉此功德，今感妙車如意果報。

「復次阿難！往昔有佛，號曰迦葉多陀阿伽度、阿羅訶、三藐三佛陀。爾時彼佛告長者言：『於未來世有佛，名曰釋迦牟尼多陀阿伽度、阿羅訶、三藐三佛陀，彼佛世尊當授汝記。』阿難！此跋陀羅波梨長者，我須教之令其生解。」

爾時阿難重白佛言：「希有世尊！此長者子如是富饒多蓄財產，而性柔和不生貢高，在於五欲不染其心。」

佛告阿難：「汝今當知，凡是智者，不以資財及諸五欲心生憍傲。阿難！此長者子以妙法因，多受種種無盡福報。」

爾時跋陀羅波梨長者蒙佛許可欲問所疑，即便一心在於佛前，長跪合掌而白佛言：「大慈世尊攝受一切眾生、哀愍眾生。我今心中有疑欲問，唯願世尊為我解說使得斷疑。」

爾時佛告跋陀羅波梨長者子言：「跋陀羅波梨！汝心有疑欲斷除者，今正是時。恣汝所問，我當為汝分別解說。」

爾時跋陀羅波梨長者即白佛言：「世尊！諸眾生等知有神識，而是神識猶如寶篋未開之時，不知其中是何等寶。世尊！此之神識相貌云何？復何因緣名為神識？世尊！云何人死無手脚眼，命終之時諸根欲滅諸大欲分，而此神識云何從此身中而得移出？世尊！而此神識復

云何色？復云何體？從於身中云何得離？此識云何捨於此身成就別身？云何捨此諸大諸入向於後世，云何成就各各別身？世尊！人今既死，未來諸入云何隨順？云何此世作諸善根，於未來世受於果報？既是此世諸入陰等造作善根，其人云何更復於後別諸陰中受其果報？云何此識彼處得身？云何諸入體隨彼處？」

爾時世尊讚長者言：「善哉善哉。跋陀羅波梨！如是如是，如汝所問。汝今至心諦聽諦受，我當為汝說神識去來移滅。跋陀羅波梨！猶如風大，雖無形色不可覩見，然由因緣而現形色。現形色者其義云何？譬如風吹動諸樹木，發起山壁水崖觸已作聲，以冷熱因緣所生是故能受，然彼風體不可得見。手足目等亦復如是不可得見，於諸色上增益勝處，或黑或白。跋陀羅波梨！如是如是，此神識界亦復如是，不可以色得見，亦不至色體，但以所入行作體而現色。此識界亦復然。當須知云何於彼處此識界得名受觸法界耶？復云何此識界捨此身已後受愛觸等？譬如風界能移香氣，故知此花香從風吹來。而其風界實不持花香而來，亦非無風而花香能來。彼香無色，彼風亦無色，其彼聞香根亦無色。跋陀羅波梨！如是如是，彼死人識欲移，持觸受等及諸界已，有於彼世以父母和合故然後可知有識，其識有故即知有受有觸和合而成。猶如勝人識強勝故有香根，香根勝故有勝香。復有二身勝故有二事勝可見，二事勝者所謂色觸。其風多故花香亦多，如是如是，以識大故受亦大，受大故識亦大，識大故諸界亦大，然知此善此惡也。譬如畫師既善成就板，隨欲出向作即能為，善意解故隨色能作。然彼畫師若無色不可現色，如是如是，此識成就六色身，所謂因眼見色所有識智，因眼見色者實無有色，因耳聞聲者亦無色，因鼻聞香者亦無色，因舌知味者亦無色，因身覺觸者彼觸亦無色，因意有諸大者彼亦無色，所有知者亦無色，當知彼境界內亦無有色。如是次第此識當知皆亦無色，當應如是觀。而汝問此識云何捨此身至於彼世者，跋陀羅波梨！夫命終時此識以業持故，此業及命盡時，譬如入寂滅三昧人有

識身體，此識身體滅已，然後入寂滅內住。如是如是，此識於死人邊捨身及以諸大，捨已唯有念力，如是知我是彼某甲。凡人捨身之時，有二種觸正念。何等為二？一者正念，二者觸。而彼人命終之時，於身有觸二受：一身受，二念受。死後念有觸。

「復次汝問識者何義？然有子能生牙，從智生識即名為念，是故智及子故名為識。然後還受於觸，苦樂智知故名為識。後復受善惡，亦能知善惡境界故名為識。猶如從子生牙，其身成就故名為識。

「復次跋陀羅波梨！汝又問言此識云何捨身已移向彼者，譬如鏡中照現身形，又如泥團模內鑄出身形，又復如日出時能滅諸暗。其日沒已還復生暗，然而彼暗無有常定，非無常定之處，然彼暗無色無受不可見。如是此識生身已，如暗離明身生亦然。其人不見此識，然識受此身。譬如婦人受胎，然不知此我懷胎為男為女、或黑或白、或諸根具以不具、或手足正等。以不然彼在胎之者，或以熱食觸故覺已即動。如是如是，此識來去伸縮共眼開閉，昔所造諸業故，所有境界即笑語言等。諸有所生得色身內住識，然諸眾生不知我身內所住識有何體。跋陀羅波梨！此識善成就故，流至於一切諸有，然諸有不染著。跋陀羅波梨！諸有及識六根境界，是六界處有四大處、有五陰處。跋陀羅波梨！如是識等境界汝當知。跋陀羅波梨！譬如木人以一機關作一切諸事，走跳現種種諸伎。跋陀羅波梨！於汝意云何？彼木人有何因緣作如是事？」

跋陀羅波梨白佛言：「世尊！如來所問非我境界，我無智能答。」

佛復言：「跋陀羅波梨！彼者由巧智慧力作種種事。而彼巧業無有色，以智所生。如是如是，此身人由識巧故生，而此種種身由識所作。此識造身故生，而此識無有可盡。猶法界修熏故，往昔諸身憶念意成就。猶如日光，此識應須當見。譬如日光照於穢濁臭惡諸尸，亦不為其所染，而其臭穢不離日光所生。如是如是，此識欲初生在糞穢所食諸不淨，又在猪狗等腹內受胎，然彼識不為臭穢所染。

「復次跋陀羅波梨！此識捨身已，隨善惡所行。此義何也？此識捨此身體即受彼罪福。譬如風界從山首出至於瞻婆林，因觸故受微妙香，至臭穢之處、或至諸尸臭處，跋陀羅波梨！彼風隨至多處而取多氣，至彼即多。猶如彼風界將彼香氣過，而彼風界無有色，及彼香亦無色。如是如是，此識捨身已將善惡而移，如是次第而去。彼識欲移，猶如睡夢人知一切諸物有，身不移本處。如是如是，有福亦生。欲移識時，猶如夢見諸事，然此識不從咽喉出，亦不從諸孔出，其識出時亦復不求諸孔。」

爾時跋陀羅波梨頂禮佛足白佛言：「世尊！云何或雞卵鵝卵在[穀-禾+卵]內，其[穀-禾+卵]無孔，云何知識別而[穀-禾+卵]不破？其識云何移徙？」

佛告跋陀羅波梨：「譬如以瞻婆等諸花熏烏麻，善熟然後壓取油，而言此是瞻婆等花油。如彼香不破壞烏麻而香氣移徙，彼香不著烏麻，因麻及花共和合故香氣相著，然彼香氣不從麻子邊求孔然後入，因彼二故其香移徙。如是如是，此識不破壞卵[穀-禾+卵]。妙香移徙，此識轉移亦復如是，汝當如是知。」

「復次此識不移徙，猶如日火摩尼寶等光明，應如是見。復次此識移徙，猶如種子所至地方種子，而彼種子擲置地內，生牙莖葉花果子，或白或赤或黑，各有自味力成熟。而彼地界是一水火風大亦然。如是如是，此識有一法界，一切諸有中成就身然後生，或黑或白或赤等色、或本性剛強、或本性調柔。」

「復次跋陀羅波梨！命終之時，此神識捨身已，成後身種子因，欲作手足等體。而當時未有身分，而彼捨地分取法界分，而彼諸界共念和合。然彼念以信敬力故，法界念和合，取識不離識，而法界可見，亦不離法界識有因。然彼識風為助，自餘法界皆為微妙，所謂念界受界法界色界。」

爾時跋陀羅白佛言：「世尊！彼識云何有色？」

佛告跋陀羅波梨：「凡有二種色：一者內，二者外。言內色者何？所謂眼也。外者是色。若有眼識彼名內色；耳內聲外，鼻內香外，舌內味外，身內觸外，意內法外。跋陀羅波梨！譬如生盲之人夜睡眠中，夢見種種天妙諸色最勝最上，而彼人見已生最勝喜樂。睡眠覺已便即不見，及至天曉而向他說：『諸人輩！聽我昨夜眠中夢也。我見最妙最上端正婦女之形，復見丈夫百千數眾，復見園林。此中彼處我皆夢見。或有人身體柔軟，手足端嚴臂膊傭長，身體纖細腰跨正等。』而彼生盲夢中所見諸人，身體形容及莊嚴瓔珞皆悉具說。爾時彼生盲人如是所說形體，生識不見。於汝意云何？彼生盲之人睡眠所夢，云何得見？」

跋陀羅波梨白佛言：「善哉世尊！唯願為我解說此事，云何得見？」

佛告跋陀羅波梨：「跋陀羅波梨！汝當知以內眼因智力，彼生盲人在夢中見，非實眼見。跋陀羅波梨！如夢中人見色少時正念其死，人見內色亦復如是。復次跋陀羅波梨！更為汝解。其死人神識如種子移。譬如種子散於地上受取四大，如是此識受正念已、受受已、受善及不善已、捨身已然後移。」

跋陀羅波梨復問世尊：「云何此識受善及不善識然後移？」

佛告跋陀羅波梨：「譬如蓮花色摩尼寶隨色影變，若置黑影形即變黑，若置白中即變為白，隨其影形所在之處，彼摩尼寶即同其色，所安置處隨其地分色即隨變。如是此識受善及惡而即移去，亦復如是。」

爾時跋陀羅波梨復問佛言：「世尊！此神識何體而現？」

佛告跋陀羅波梨：「此神識無形，無聚處、無積貯處，畢竟不可得、不可得言。此神識有生有滅有惱，亦不可言。跋陀羅波梨！

譬如從子生牙，亦不可得爛子生牙，亦非壞子生牙，而彼好子乃生牙成就。跋陀羅波梨！於汝意云何？彼子牙住何處？或在莖、或在葉、或在根，為彼子在樹枝？如是如是，此識於身體無處倚住，不在眼、不在耳、不在鼻，乃至亦不在意。猶如從子生牙，所生子牙者以取受為本，彼處取故即便受胎，受胎已即有觸，如生牙已依時即有枝葉花，有枝葉花即有子。如是如是，此識先成就身體，身體成就已其神識無處可住，亦不離神識有身。如彼種子從樹熟已然後有子，非生果有子。如是如是，此身命終之時，從身體中此神識顯現以受和合，以愛相縛以念相執，善攀緣和合、或非善攀緣和合，以風界相持，智熏逐業緣，父母和合，然後此識顯現。跋陀羅波梨！譬如善成就好明鏡見面形，非無其面得見面形，亦非無明鏡可有面形。如明鏡及面兩緣和合得有面形，而其面形無有色，亦無受亦無有識，但隨身轉動其鏡內形亦轉動，如身言語移徙轉動申縮俯仰，隨所作者，其鏡內面形亦作如是事相顯現。跋陀羅波梨！於汝意云何？其面形因何事故而現形鏡中？」

跋陀羅波梨白佛言：「世尊！因人身體故現彼鏡中如是形，隨其身色面亦有如是色，彼形亦如是色，或諸根具足或不具足，彼面形於明鏡中亦復如是現其形相。」

「跋陀羅波梨！如彼明鏡成就面形，以有身故彼明鏡中現形。如是此身因識有受有取有識有諸行思念成就身體。言彼明鏡者，彼緣父母和合。當知如身滅已無有識形。如彼明鏡現面形已，又清水中更見面形。如此識捨此身形已，至於彼復受餘諸陰。譬如尼拘陀樹子或優曇婆羅等諸樹子雖復細小，而能生極大樹枝。生大樹枝已，捨彼形復更餘處生。而彼子界捨樹形已，隨時乾枯無復本味。其本味滅已，彼樹便即乾枯萎悴。如是此識微細無定色形，生諸身已更復捨，更成就前別體。猶如大麥小麥烏麻小粒大粒等子，隨所地方散處，於彼

地方即便著根。如是如是，此識所有眾生身內移於彼處，即有取有受而住，或受福或受罪，從此世移至彼世。猶如蜜蜂見其味於花內，取其味香而捨其花更移別花，或捨惡花移至好花。坐花上已，樂著彼花取彼香味。如是如是，此神識以多善根，或受天身。受天身已，以惡果故或復受地獄、畜生、餓鬼等身，受已復受別身。而此神識云何須觀？譬如鬱金香子、或紅藍花子、或分陀利花子，其體本隨分色不定，而彼子內不可見牙亦無定色。而彼子入地得水潤澤即便生牙，有牙已然後生花。而彼色不可以子得見，亦不離子有牙及色。如是如是，此識捨此身已欲成彼身，彼肉團內未有諸根，何況諸入。既無諸根及入，豈可有天眼天耳及香味觸？體得有知理豈可知。我於彼時作如是諸業，我過去如是身體，但因識而受。譬如蠶虫以自身口出於絲縷作繭，纏繞其身於中即死。如是如是，此識自生身已還自造業，猶如蠶虫出絲纏繞，即自滅身移向於彼。譬如蓮花生於水中即有妙色香味，而彼花內無水正體而可得見。彼花滅已，所有地方置子於中，即有色香所住。如是如是，此識所移之處，諸根境界無共移者，受亦無移；其所移者唯有法界。譬如如意珠隨所至之處，有須之物即隨念得。猶如日天光明，自隨逐日而行，日所至處光亦至彼。如是如是，此神識所移至處，受想法界等相隨不離。

「復次！此識捨身已取一切諸有。聚集取已，無肉無骨來就後身。彼取色身有及諸觸等事，以天眼觀見善惡受取。譬如小棗千年棗、菴摩羅果、迦毘陀等，果成就時各有一味，或苦或酢、或甘或鹹，等諸六味。而彼諸果熟已，在所地方其味在內，子移彼處各自有味。如是如是，此識子所移之處，彼自有觸隨福及無福，以有及念自隨而移。

「復次！此識捨身時作如是念：『如我今捨此身故，名此念識。為識知善業不善業，知此業隨我而行，知我隨此業而行。』如是等

知，故名為識。

「復次！此身知造一切諸業，故名為識。猶如風界，或時冷、或時熱，或時隨臭有氣、或時因香有氣，故知為風。如是此識體無有色，以取因色故、或欲取因故、或見取因故、或持戒求報取因故，乃至有受，受因故受身體色成就，故言為識。」

爾時彼眾中有一長者童子，名曰蘇摩浮坻(音多尼反，隋言真月)，從座而起，合十指掌而白佛言：「世尊！其色云何須觀？取云何須觀？欲取云何須觀？見取云何須觀？戒取云何須觀？」

佛告真月：「凡有智者欲知汝所問，當如是知。真月！若有善色、若有非善色，從肉團時須觀筋血、脈及氣脈、髑髏縫腦、大腸小腸、肺心肝腎、脾膽諸藏、脂[月*冊]髓血、痰陰涕唾、不淨臭穢非常可畏。毛髮髭鬚皮膚裹覆聚集，聚已所有諸色皆為四大所成。四大者，取色以成身，故名取色。蘇摩坻！彼身以父母和合成牢鞭者，彼即是地大。所有稀軟者，彼名為水大。所有煖成熟者，彼名為火大。所有搖動屈伸者，彼名為風大。所有知者，彼名聲香味觸等界。所念知者，故名為識。」

爾時蘇摩浮坻復白佛言：「世尊！云何死時捨彼色界？云何彼識從彼身出？云何彼身捨已作如是知，此是我身？」

佛報真月言：「真月！受此身正住之時，身業既盡捨於諸大。譬如以乳和水以火煎煮，以得熱氣乳水各別，而彼乳所有脂膩味彼無有色。真月！如是如是，死人身別，諸大亦有別，神識亦有別。然彼識取諸大及取法界已，以法界熏念，取善及惡至於來世。譬如摩訶迦良那藥蘇(隋言大真藥蘇)，取種種藥味力煎，其內或有辛或有苦、或有醋或有鹹、或有淡或有甜，取諸味已入體成熟。色香等味取已，彼蘇體捨移而成藥味。此識亦復如是，捨身已取善及惡及取法界，此識移去。言彼蘇味體者，即以喻身。言彼諸藥和合聚集

者，喻彼諸根。言諸藥色香味觸者，喻識移去故言識。諸味將去者，即是識移。應當如是觀。言人色別異者，或善色或惡色。或入體大真藥蘇熟消，即是喻善業。當如是觀。若言因彼大真蘇食已出痿黃色，即是喻不善業。當如是觀。如大摩訶迦良那藥蘇寶者，如是此識。應當觀如摩訶迦良那藥蘇取諸藥色味，取已成大真藥蘇，而彼蘇無有手足及諸根，但取彼味。如是如是，此識捨身已及捨諸界，唯取法界。取受已，取善及惡而去。真月！彼人捨身已，於來世得正念得天念，或見六欲諸天，或見十六大地獄，或見身體諸根具足。彼於爾時作如是知，此是我身也。彼人命終之時，彼念見種種相，或見微妙輦輿、或見微妙園林。其園林內有種種樹木，新生蓊鬱可愛，或有妙池，或見種種成就諸事。彼見如是等諸相，心生歡喜。生歡喜已，安隱如法取命終，而彼人神識猶如乘馬。應當如是觀。言乘馬者，譬如有人在戰場內，身著好牢鎧甲，善持馬控轡速疾騙騎。如是此識，著攀緣鎧甲善果報，速疾乘出入息捨諸界諸入等。捨已取後生諸梵天，乃至阿迦膩吒等天微妙之處。」

大寶積經卷第一

百九

大寶積經卷第一百一十

隋天竺三藏闍那崛多譯

賢護長者會第三十九之二

爾時會中有月實勝上童真，從座而起，合掌白佛言：「世尊！云何見色因？云何見欲因？云何見見因？云何見戒取因？」

佛告月實：「智見智境，愚見愚境。智者見諸姝麗美色，了知穢惡，唯是肉段、筋骨膿血、大脈小脈、大腸小腸、[月*冊]液腦膜、腎心脾膽、肝肺肚胃、生藏熟藏、黃淡涕唾、髮鬚毛爪、大小便利，薄皮裹之，不淨污露、可畏可惡。凡所有色皆四大生，是為色因。月實！如父母生身，身之堅韌為地大，流潤為水大，暖熱為火大，飄動為風大，有所覺知念及聲香味觸等界斯皆為識。」

月實童真復白佛言：「世尊！將死之時，云何識捨於身？云何識遷於身？云何識知今捨此身？」

佛告月實：「眾生隨業獲報，識流相續持身不絕。期畢報終，識棄捨身隨業遷受。譬如水乳和煎，以火熱力，乳水及膩各各分散。如是月實！眾生命盡，以業力故，形骸與識及諸入界各各分散；識為所依，以取法界及法界念并善惡業，遷受他報。月實！譬如大吉善蘇，以眾良藥味力熟功和合為之。大吉善蘇棄凡蘇性，持良藥力，辛苦酸鹹澁甘六味以資人身，便與人身作色香味。識棄此身，持善惡業及法果等，遷受餘報亦復如是。月實！蘇質如身，諸藥和合為大吉善。如諸法諸根和合為業，眾藥味觸資成於蘇。如業資識，服大吉善悅澤充盛光色美好安隱無患，如善資識獲諸樂報。服蘇違法，顏容變惡慘無血氣色死土白，如惡資識獲諸苦報。月實！吉善寶蘇無手足眼，能取良藥色香味力。識亦如是，取法界受及諸善業，棄此身界受於中陰，得天妙念，見六欲天，十六地獄，見己之身手足端嚴諸根麗美，見所棄屍，云此是我前生之身。復見高勝妙相天宮，種種莊嚴花果卉木，藤蔓蒙覆光明赫麗，如新鍊金眾寶鈿飾。彼見此已心大歡喜，因大喜愛識便託之。此善業人捨身受身安樂無苦，如乘馬者棄一乘一。譬如壯士武略備具，見敵兵至著堅甲冑，乘策驥駿所去無畏。識資善根棄出入息捨界入身，遷受勝樂亦復如是，自梵身天爰至有頂，生於其中。」

爾時會中大藥王子，從座而起，合掌白佛言：「世尊！識捨於身作何色像？」佛言：「善哉善哉。大藥！汝今所問是大甚深佛之境界，唯除如來更無能了。」於是賢護勝上童真白佛言：「大藥王子所問甚深，其智微妙敏利明決。」

佛告賢護：「此大藥王子已於毘婆尸佛所植諸善根，曾於五百生中生外道家。為外道時常思識義。識者云何？云何為識？於五百生不能決了識之去來，莫知由緒。我於今日為破疑網，令得開解。」

於是賢護勝上童真謂大藥王子言：「善哉善哉。仁今所問微妙甚深。月實之間其義淺狹猶如櫻兒，心遊外境而不知內。正法希聞，諸佛難遇，佛圓廣智無測深慧，至妙之理應專啟請。」

時大藥王子見佛熙怡，顏容舒悅如秋蓮開，踊躍歡喜，一心合掌而白佛言：「世尊！我愛深法渴仰深法，常恐如來入般涅槃不聞正法，而於末濁眾生之中愚無所知、不識善惡，於善不善、熟與不熟不能覺了，迷惑輪轉生死苦趣。」

佛告大藥王子：「如來正法難遇難得。我於往昔為半伽他，登山自墜棄捨身命，為求正法經歷無量百千萬億種種苦難。大藥！汝所希望，皆恣汝問，我當為汝分別解說。」

大藥王子白佛言：「唯然奉教。世尊！識相云何？願垂開示。」

佛告大藥：「如人影像現之於水，此像不可執持，非有無辨，如芻洛迦形、如渴愛像。」大藥王子白佛言：「世尊！云何渴愛？」

佛言：「如人對可意色，眼根趣之，名為渴愛。猶持明鏡視己面像，若去於鏡面像不現。識之遷運亦復如是，善惡業形與識色像皆不可見。如生盲人，日出日沒晝夜明闇皆悉不知。識莫能見亦復如是，身中渴愛受想與念皆不可見。身之諸大諸入諸陰，彼皆是識。諸有色體，眼耳鼻舌及身、色聲香味觸等，并無色體受苦樂心，皆亦

是識。大藥！如人舌得食物，知甜苦辛酸鹹澁等，六味皆辨。舌與食物俱有形色，而味無形。又因身骨髓肉血覺知諸受，骨等有形受無形色。知識福非福果亦復如是。」

時賢護勝上童真禮佛雙足，白佛言：「世尊！此識可知福非福耶？」

佛言：「善聽。非未見諦而能見識。識不可視，非如掌中阿摩勒果，識不在於眼等之中。若識在於眼等之中，剖破眼等應當見識。賢護！恒沙諸佛見識無色，我亦如是見識無色。識非凡愚之所能見，但以譬喻而開顯耳。賢護！欲知識之罪福，汝今當聽。譬如有人為諸天神或乾闥婆等及塞建陀等鬼神所著，賢護！於意云何？其為天等鬼神所著，其著之體求於身中，可得見不？」

賢護白佛言：「不也。世尊！天等鬼神所著，其著之體無色無形，身內外求皆不可見。」

「賢護！其為福勝諸大天神之所著者，即須好香花燒眾名香，香美飲食清淨安置，祭解供具咸須香潔。如是此識為福資者，便獲尊貴安樂之果，或為人王、或為輔相、或豪望貴重、或財富自在、或為諸長、或作大商主、或得天身受天勝果，由識為福資身獲樂報。如彼福勝天神所著，得勝妙花香香美飲食便即歡喜，病者安隱。今得尊貴豪富自在，當知皆是由福資識身獲樂果。賢護！其為富丹那等下惡鬼神之所著者，便愛糞垢腐敗涕唾諸不淨物，以此祭解，歡喜病愈。其人以鬼神力，隨鬼神欲，愛樂不淨臭朽糞穢。識以罪資亦復如是，或生貧窮、或生餓鬼及諸食穢畜生之中種種惡趣，由罪資識身獲苦果。賢護！勝上天神其著之體，無質無形，而受種種香潔供養。識福無形，受勝樂報亦復如是。富丹那等下惡鬼神為彼著者，便受不淨穢惡飲食。識資罪業，獲識苦報亦復如是。賢護當知，識無形質，如天等鬼神所著之體，供具飲食所獲好惡，如資罪福得苦樂報。」

大藥王子白佛言：「世尊！云何見欲因？」

佛言：「大藥！互因生欲，猶如鑽燧兩木互因，加之人功而有火生。如是因識及因男女色聲香味觸等而有欲生。譬如因花生果，花中無果果生花滅。如是因身顯識，循身求識識不可見。識業果生身便謝滅，身骨髓等不淨諸物咸悉銷散。又如種子，持將來果味色香觸遷植而生。識棄此身，持善惡業受想作意受來生報，亦復如是。又如男女愛欲歡會分離而去。識身和合戀結愛著味玩慳悋，報盡分離隨業受報，父母因緣中陰對之，以業力生識獲身果。愛情及業俱無形質，欲色相因而生於欲，是為欲因。」

「大藥！云何見戒取因？戒謂師所制戒，不殺、不盜、不邪淫、不妄語、不飲酒等行。取謂執取是戒，作如是見：因是持戒，當得須陀洹果、斯陀含果、阿那含果。以是因故獲於勝有，謂受人天等身。斯皆是有漏善非無漏善，無漏之善無陰熟果。今此戒取是有漏種，植之於識報善惡業。識不淳淨，煩惱因故受熱惱苦，是為見戒取因。」

大藥白佛言：「云何識取天身乃至取地獄身？」

佛言：「大藥！識與法界持微妙視，非肉眼所依以為見因。此微妙視與福境合，見於天宮欲樂嬉戲，見已歡喜識便繫著，作如是念：『我當往彼。』染愛戀念而為有因。見已故身臥棄屍所，作如是念：『此屍是我大善知識，由其積集諸善業故，令我今者獲於天報。』」

大藥白佛言：「世尊！此識於屍既有愛重，何不託止？」

佛言：「大藥！譬如剪棄鬚髮，雖見烏光香澤，寧可更植於身令重生不？」

大藥白佛言：「不也。世尊！已棄鬚髮，不可重植於身令其更

生。」

佛言：「如是。大藥！已棄之屍，識亦不可重託受報。」

大藥復白佛言：「世尊！此識冥冥玄微，無質可取、無狀可尋，云何能持象等大身眾生？縱身堅固猶若金剛，而能貫入壯夫之身，力敵九象而能持之？」

佛言：「大藥！譬如風大無質無形，止於幽谷或竅隙中，其出暴猛，或摧倒須彌碎為塵粉。大藥！須彌風大色相云何？」大藥白佛言：「風大微妙，無質無形。」

佛言：「大藥！風大微妙，無質無形。識亦如是，妙無形質，大身小身咸悉能持，或受蚊身、或受象身。譬如明燈，其焰微妙置之於室，隨室大小眾闇咸除。識亦如是，隨諸業因任持大小。」

大藥白佛言：「世尊！諸業相性，彼復云何？以何因緣而得顯現？」

佛言：「大藥！生諸天宮，食天妙饌安寧快樂，斯皆業果之所致也。如人渴乏巡遊曠野，一得清涼美水，一無所得受渴乏苦。得冷水者無人持與，受渴乏者亦無遮障不許與水，各以業因受苦樂報。大藥！應當以是見善惡業，如空中月白黑二分，又如生果由火大增熟便色異。如是此身，由福增故生勝族家，資產豐盈金寶溢滿勝相顯盛，或生諸天宮快樂自在，斯皆善業福相顯現。譬如種子植之於地，果現樹首。然其種子不從枝入枝而至樹首，剖析樹身亦不見子，無人持子置於枝上，樹成根固求種不見。如是諸善惡業咸依於身，求之於身亦不見業。如因種有花、種中無花，因花有果、花中無果，花果增進，增進不見。因身有業、因業有身，身中無業、業中無身，亦復如是。如花熟落其果乃現，身熟謝殞業果方出。如有種子，花果之因具有。如有身，善惡業因備在彼業，無形亦無熟相。如人身影無質無礙，不可執持不

繫著人，進止往來隨人運動，亦不見影從身而出。業身亦爾，有身有業而不見業，繫著於身亦不離身，而能有業。如辛苦澁殊味諸藥，能滌淨身除一切病，令身充悅顏色光澤。人見之者，知服良藥，藥味可取熟功無形，視不可見、執不可得，而能資人膚容色澤。業無形質能資於身，亦復如是。善業資者，飲食衣服內外諸資豐饒美麗，手足端正形容姝好，屋宅華侈，摩尼金銀眾寶盈積，安寧快樂歡娛適意，當知此為善業之相。生於下賤邊地貧窮，資用闕乏希羨他樂，飲食麤惡或不得食，形容弊陋所止卑下，當知此為惡業之相。猶如明鏡鑒面好醜，鏡像無質取不可得。如是識資善不善業，生人天中、或生地獄畜生等中。大藥、應當如是見業與識和合遷化。」

大藥言：「世尊！云何微識能持諸根、能取大身？」

佛言：「大藥！譬如獵者入於山林，持弓毒箭而射香象。箭毒霑血毒運象身，支體既廢根境同喪，毒流要害身色青赤。猶如淤血毒殺象已便即遷化。於意云何？毒與象身多少大小可得比不？」

大藥白佛言：「世尊！毒與象身多少大小，其量懸殊不可為對，猶如須彌比之芥子。」

「大藥！如是識棄此身以取諸根、棄此諸界隨業遷化，亦復如是。」大藥復白佛言：「世尊！云何微細之識任持大身而不疲倦？」

佛言：「大藥！須彌山王高八萬四千由旬，難陀、烏波難陀二大龍王各遶三匝，二龍大息搖振須彌，內海中水咸變成毒。此二龍王長大力壯，和修吉龍、德叉迦龍二大龍王亦與之等。於意云何？四龍王識與蚊蚋識寧有異不？」

大藥言：「世尊！四龍蚊蚋其識無異。」

「大藥！如一小涖跋錯那婆入四龍口，四龍便死。於意云何？小涖藥毒、龍口中毒，何毒為大？」大藥白佛言：「龍口毒大，小

涕藥毒甚為微少。」

「大藥！大身眾生力敵九象，微妙之識無色無形非分別量，隨業任持亦復如是。如尼瞿陀子極微細，種之生樹，婆娑廣大枝條百千。於意云何？其子與樹大小類不？」

大藥言：「世尊！其子與樹大小相懸，如藕絲孔比虛空界。」

「如是大藥！樹於子中求不可得，若不因子樹則不生。微細尼瞿陀子能生大樹，微細之識能生大身，識中求身身不可得，若除於識身則無有。」大藥復白佛言：「云何金剛堅固不可壞識，止於危脆速朽身內？」

佛言：「大藥！譬如貧人得如意寶，以寶力故，高宇彫樹妙麗宮室，園林鬱茂花果敷榮，象馬妓侍資用樂具自然而至。其人於後失如意寶，眾資樂具咸悉銷滅。如意神寶堅固貞牢，縱千金剛不能毀壞，所生資用虛假無常速散速滅。識亦如是堅固不壞，所生之身速朽速滅。」

大藥言：「世尊！柔妙之識云何穿入麤鞭色中？」

佛言：「大藥！水體至柔，激流懸泉能穿山石。於意云何？水石之質鞭軟如何？」大藥言：「世尊！石質堅鞭猶若金剛，水質柔軟為諸樂觸。」

「大藥！識亦如是至妙至柔，能穿剛鞭大身之色遷入受報。」

大藥復白佛言：「世尊！眾生捨身，云何生諸天中？乃至云何生於地獄等中？」

佛言：「大藥！眾生臨終之時，福業資者，棄本之視得天妙視，以天妙視見六欲天，爰及六趣見身搖動，見天宮殿及歡喜園雜花園等。又見諸天處蓮花殿，麗妓侍繞笑謔嬉戲，眾花飾耳服嬌奢耶，臂印環釧種種莊嚴，花常開敷眾具備設。見天天女心便染戀，歡喜適意

姿顏舒悅，面若蓮花視不錯亂，鼻不虧曲，口氣不臭，目色明鮮如青蓮葉，身諸節際無有苦痛，眼耳鼻口又無血出，不失大小便利，不毛驚孔現，掌不死黃，甲不青黑，手足不亂亦不捲縮，好相顯現。見虛空中有高大殿，彩柱百千彫麗列布垂諸鈴網，和風吹拂清音悅美，種種香花莊嚴寶殿，諸天童子眾寶嚴身遊戲殿內。見已歡喜，微笑齒現如君圖花，自不張開亦不合閉，語音和潤身不極冷亦不極熱，親屬圍遶亦不憂苦。日初出時當捨其壽，所見明白無諸黑闇，異香芬馥四方而至。見佛尊儀歡喜敬重，見已親愛歡喜離詞，猶如暫行便即旋返，安慰親知不令憂惱。有流法爾生必當死，勿以分別而生苦惱。大藥！善業之人臨命終時好樂布施，種種伽他、種種頌歎、種種明因、重重稱說正法之教，如睡不睡安隱捨壽。將捨壽時，天父天母同止一座，天母手中自然花出。天母見花顧謂天父：『甚為福吉希奇勝果。天今當知，子慶之歡時將不久。』天母遂以兩手搖弄其花，弄花之時命便終盡。無相之識棄捨諸根，持諸境業棄捨諸界，持諸界事遷受異報，猶如乘馬棄一乘一、如日愛引光、如木生火、又如月影現澄清水，識資善業遷受天報，如脈風移速託花內。天父天母同座視之，甘露欲風吹花七日，寶璫嚴身曜動炫煥，天童朗潔現天母手。」

大藥白佛言：「世尊！無形之識云何假因緣力而生有形？云何有形止因緣內？」

佛言：「大藥！如木和合相觸生火。此火木中求不可得，若除於木亦不得火，因緣和合而生於火，因緣不具火即不生。木等之中尋火色相竟不可見，然咸見火從木中出。如是大藥！識假父母因緣和合生有形身，有形身中求識不得，離有形身亦無有識。大藥！如火未出火相不現，亦無暖觸諸相皆無。如是大藥！若未有身，識受想行皆悉不現。大藥！如見日輪光明照曜，而諸凡夫不見日體，是黑是白黃白黃赤皆不能知，但以照熱光明出沒循環諸作用事而知有日。識亦

如是，以諸作用而知有識。」

大藥白佛言：「云何為識作用？」

佛言：「大藥！受覺想行思憂苦惱，此為識之作用。復有善不善業熏習為種，作用顯識。」大藥白佛言：「云何識離於身便速受身？識捨故身新身未受，當爾之時識作何相？」

佛言：「大藥！如有丈夫長臂勇健著堅甲冑，馬疾如風乘以入陣，干戈既交心亂墜馬，武藝捷疾還即跳上。識棄於身速即受身，亦復如是。又如怯人，見敵怖懼乘馬退走。識資善業見天父母同座而坐，速託生彼亦復如是。大藥！如汝所問，識棄故身新身未受，當爾之時識作何相？大藥！譬如人影現於水中無質可取，手足面目及諸形狀與人不異，體質事業影中皆無，無冷無熱及與諸觸，亦無疲乏肉段諸大，無言聲身聲苦樂之聲。識棄故身新身未受，相亦如是，大藥！是資善業生諸天者。」

大藥白佛言：「云何識生地獄？」

佛言：「大藥！行惡業者入於地獄。汝當諦聽。大藥！此中眾生積不善根，命終之時作如是念：『我今於此身死，棄捨父母親知所愛甚大憂苦。』見諸地獄及見己身應合入者，見足在上頭倒向下，又見一處地純是血。見此血已心有味著，緣味著心便生地獄，腐敗惡水臭穢因力識託其中。譬如糞穢臭處臭酪臭酒，諸臭因力蟲生其中。入地獄者託臭物生亦復如是。」

賢護勝上童真合掌白佛言：「地獄眾生作何色相？身復云何？」

佛言：「大藥！其愛血地生地獄者，遍身血光身如血色。生湯隍者，身如黑雲。生乳湯河者，身點斑雜作種種色，體極軟脆，猶如貴樂嬰孩之身。其身長大過八肘量，鬚髮身毛並長垂曳，手足面目虧曲不全，閻浮提人遙見便死。」

大藥白佛言：「地獄眾生以何為食？」

佛言：「大藥！地獄眾生食無少樂，惶懼馳走，遙見鎔銅赤汁意謂是血，眾奔趣之。又有聲呼：『諸有飢者可速來食。』便走向彼，至已而住以手承口，獄卒以熱銅汁寫手掬中逼之令飲。銅汁入腹，骨節爆裂舉身火起。大藥！地獄眾生所食之物，唯增苦痛無少安樂。地獄眾生苦痛如是，識不捨之亦不毀壞，身如骨聚識止不離，非業報盡苦身不捨。飢渴苦逼便見園林，花果敷榮廣博翠茂。見已喜笑互相謂言：『此園翠茂清風涼美。』眾急入園須臾暫樂，樹葉花果咸成刀劍斬截罪者，或中破身分為兩段，或大叫呼四面馳走。獄卒群起執金剛棒、或執鐵棒鐵斧鐵杖，齧脣瞋怒身出火焰，斫棒罪者遮不令出。斯皆已業見如是事。獄卒隨罪者後，語罪者云：『汝何處去？汝可住此勿復東西。欲何逃竄？今此園者汝業莊嚴，可得離不？』如是大藥！地獄眾生受種種苦，七日而死還生地獄，以業力故如遊蜂採花還歸本處。罪業眾生應入地獄，初死之時見死使來繫項驅逼，身心大苦入大黑闇，如被劫賊執捉將去，作如是言：『訶訶禍哉苦哉。我今棄闇浮提種種愛好親屬知友，入於地獄。我今不見天路但見苦事，如蠶作絲自纏取死。我自作罪為業纏縛，縲索繫項牽曳驅逼，將入地獄。』賢護！罪業眾生生地獄者，苦相如是。」

爾時賢護與大藥王子聞說是已，身驚毛豎，俱起合掌作如是言：「我等今者俱歸依佛，請垂救護，願今以此聞法功德，未脫有流處生死輪，不落三塗入於地獄。」

賢護復白佛言：「欲有請問，唯願聽許。」佛言：「如汝希望，恣汝所問。」

賢護白佛言：「世尊！云何為積？云何為聚？云何為陰？云何為身不遷？」

佛言賢護：「智界、見界、意界、明界，以此四界和合成身，

四界境識名之為積。聚謂六界六入六入境，三界二入因。即髮鬚毛爪、皮肉膿血、涕唾黃痰、脂[月*冊]髓液、手足面目、大小支節和合崇聚，名之為聚。猶如穀豆麻麥，積集聚貯而成高大，謂之為聚。其地水火風空識，名為六界。眼耳鼻舌身意，名為六入。色聲香味觸法，名六入境。即貪瞋癡名三界因。又風黃痰亦名三因。二入者謂戒與信。又有二因謂捨與施。又有二因謂進與定。又有二因謂善不善。其受想行識，此四名無色陰。受謂領受苦樂等相及不苦不樂之相，想謂知苦樂相，行謂現念作意及觸，識者是身之主遍行諸體，身有所為莫不由識。不遷者謂身語意淨證獲道果。此人死已識棄有陰，不重受有不流諸趣，極樂而遷不復重遷，是名不遷。」

於是賢護與大藥王子禮佛雙足，白言：「世尊！佛一切智說此法聚，當於未來作大利益安樂眾生。」

佛言：「如來法聚常住非斷，一切智者知而不為。我經無量勤苦積集智光，今說此經此正法日，為諸眾生作大明照，德譽普流一切智海，為能調心流注者說。此經所在之處讀誦解說，皆天、鬼神、阿修羅、摩睺羅伽咸悉擁護皆來拜禮，水火王賊等怖皆不能害。諸比丘從今已往，於不信前勿說此經，求經過者慎勿示之，於尼乾子尼乾部眾諸外道中亦勿說之，不恭敬渴請亦勿為說。若違我教虧損法事，此人則為虧損如來。諸比丘若有禮拜供養此經典者，應當恭敬供養是人，斯人則為持如來藏。」

爾時世尊而說偈言：

「當勇超塵累， 勤修佛正教， 除滅死軍眾， 如象踐葦蘆。
持法奉禁戒， 專精勿虧怠， 以棄生流轉， 盡諸苦有邊。」

佛說此經已，賢護勝上童真、大藥王子，并諸比丘、菩薩摩訶

薩，天、人、阿修羅、乾闥婆等，普大會眾，聞佛所說，歡喜奉行。

大寶積經卷第一百一十

爾時眾中有一王子菩薩摩訶薩，名為大藥，從座而起，整理衣服合掌向佛，而白佛言：「世尊！彼神識從此身移，當有何色？」

佛讚彼大藥菩薩言：「善哉善哉。大藥！如是如是，汝之所問此義，其義甚深，唯諸如來乃能知耳。然此識除於如來，更無有人而能知者。」爾時跋陀羅波梨白佛言：「世尊！希有，此大藥王子能問甚深之事，最微最細甚深甚密。」

佛報跋陀羅波梨言：「如是跋陀羅波梨！此大藥王子於往昔已曾供養毘婆尸世尊種善根故。跋陀羅波梨！此大藥王子昔五百世曾作外道，當於爾時嘗問此識義。然此大藥王子當於爾時，於此識中亦不能了知此識何來何去？此義不了，我今應當為其決了此義。」

爾時跋陀羅波梨長者子讚大藥王子言：「大藥！善哉善哉。仁者智慧廣大無有邊際，乃能問世尊甚深之義。我今勸請大藥，願問世尊此義。入一切難智者巧解深意，勿令此蘇摩浮氐娛樂少事而先問佛。所以者何？其故數數惱亂不善問於世尊。但佛世尊出世甚難，世間如此法會聚集復難，是故汝今應當勸請世尊，解釋甚深義處。」

爾時大藥王子菩薩摩訶薩瞻仰世尊，而見世尊喜悅微笑，清淨猶如初秋蓮華始開。見已歡喜，爾時大藥王子菩薩白佛言：「世尊！我渴仰故樂聞正法，慮恐世尊不具與我顯說法要、不決我疑，又恐世尊不久當取涅槃，又恐諸眾生不能了知善惡業報恒受生死煩惱不能捨離。」

佛告大藥言：「大藥！我於往昔故為此偈，從大山崖投身布施，復行無量無邊難行苦行百千億等種種諸事。大藥！汝所有疑但當問我，莫以為難，我隨汝意當分別說。」

爾時大藥復白佛言：「世尊！此識何色？」

佛告大藥言：「大藥！此識如幻師火、如人水內影、如風輪無定，無有定色，如眾生眼見虛空、如似愛。」大藥復問：「其愛云何？」

佛言：「猶如人射，以有眼根見箭去時。如人執明淨鏡，於其鏡內見己面形，若除鏡已形便不見。此識亦爾，從人身移，其識界唯見罪福。譬如生盲人，不見日天出時中時後時，夜亦不見月天，出時闇時並皆不見。此神識亦復如是，於其身內不可得見。大藥！此身內愛著及取及想，智者但有識。所有此身和合集聚諸界、諸入、諸陰等所有色者，眼耳鼻舌及色等諸受，或苦或樂意等所有諸色者，是名為識。大藥！如人以舌知味或苦或辛，而彼人舌有色、彼味無色。此身內所有骨髓肉血是有色，所受者是無色。是名為識受罪福者。」

爾時跋陀羅波梨頂禮佛足而白佛言：「世尊！受罪福者是誰？」

佛告跋陀羅波梨：「汝諦聽諦受，我為汝說。有見實者，彼見此識，而此識不可得。如菴婆羅果掌中可見，此識不住眼道亦非以眼能得見。彼如恒河沙數如來見此識，我亦然無色可見。唯愚癡輩不知不見故，我為說但有識名，不可以見。跋陀羅波梨！此識如受罪福，我為汝說，汝當諦聽。譬如有人著陰鬼、或羊顛鬼、或乾闥婆鬼、或天神。跋陀羅波梨！於汝意云何？彼人身內有彼諸鬼或陰鬼等可見以不？」

跋陀羅波梨言：「世尊！彼鬼在人身中或內或外，實不可見。」

「但彼諸鬼在人身內亦無有色。跋陀羅波梨！如彼天神最勝在人身中，取最妙香華塗香末香，并諸華鬘及以飲食，皆取最上殊勝。如是此身取最勝業時，以識故受。或取王位治化自在，或取富饒大

長者家，或受天果報，如是此識受福如此。最勝天神靈在人身內受最勝祭祀，或受王位、或受富饒，潤彼人身令使歡喜。如是此識受福果報亦復如是。跋陀羅波梨！如彼不淨毘舍闍鬼神倚在人身中，受不淨諸物臭穢，或在圍屏內受諸祭祀，得祭祀已即生歡喜。而彼人被不淨鬼神力故，常樂臭穢不淨之處。心既愛樂，得臭穢物便生歡喜。如是此識得惡果報生不淨意，或生貧賤家、或生下劣家、或生餓鬼，恒食糞穢之物心生歡喜。然此識如是受惡果報。如彼勝天神靈雖無色形，但受最勝最上祭祀。如是此識雖無有色，但受最勝最妙果報，隨業受身。如彼無色富多那鬼倚著人身，恒樂食諸糞穢。如是此識在不淨業中，恒樂下賤之處。跋陀羅波梨！汝當知此不淨識如是。跋陀羅波梨！如彼鬼形在人身中而無有色，此識受善不善果報如彼鬼神，汝應當如是知見。」爾時大藥王子白佛言：「世尊！凡受欲云何？」

佛答大藥言：「當見有人各各和合故生欲想。譬如以木鑽火，因人身力然後出火。欲受於欲，因於男子意感於觸後生欲事。譬如因華成子，然彼華內初無有子，有華故然後結子可見。如是此身生已，然後識可見，而此身內亦無識可見。以識故身內有骨髓肉血等不淨之物，如彼種子種已生華，因華而受色香味等。既成果已還滅，如是此識成身已亦復還滅，但取善惡受心想意識至於彼世，趣彼男女和合生歡喜心，因彼交會相持出於不淨，出不淨已還各相離。而彼二人受欲樂時心生歡喜，既受欲已無復欲想，還各相離或生厭離。欲想如是。如是此識因身攀緣生歡喜心增長受想，猶如人身因見女色即生欲想各各著身，受欲訖已還復厭離而去。此識亦然，既受身已還復捨去生厭離想。復次因父母欲事來中陰受身攀緣業，此識有從中入，欲因成就身。而彼業無色，其男子女人因亦無色，但因受攀緣故生欲想而即有色。是故言受欲想也。色受欲想故名為受欲。

復次大藥！因持戒攀緣故受後果報。此事云何？我為汝說。言持戒者，身斷殺生、不盜他物、不行邪淫、不妄言、不飲酒鬪亂，謹慎不放逸。是為攀緣，欲受後世須陀洹果、斯陀含果，即受後有，或天身或人身。而彼有善業，或有漏或無漏，成就諸陰等，潤彼處識。受持或善或不善諸業成就識等，受諸欲事已，還自厭離。是故名此因持戒故受後果報也。」

爾時大藥王子白佛言：「世尊！此識云何受天身？復云何受地獄身？」

佛告大藥王子菩薩言：「大藥！汝今諦聽，我當為汝解說此事。大藥！此識以法界持故生，作天心見。而彼天見不在肉眼，彼見體所見即是受因，故名見受因也。而此人所見天見者，即是福攀緣善成就即見天宮，於欲天中受種種五欲樂事。如是見已便生欲心，因即如是起念智：『我今應須至彼處耳。』彼生如是欲心已，而發染著念，心取有相。復見其故身棄在尸陀林內。彼如是見已，便作是念：『是我天識也。此造善根已，我當欲向天上。』」

爾時大藥王子復白佛言：「世尊！彼識既如是著故尸，云何不即入故尸？」

佛告大藥王子言：「大藥！譬如有人剃除鬚髮。既見鬚髮落地，作如是念：『我此鬚髮好黑香潔，願我此髮還著頭上如舊。』大藥！於汝意云何？彼之頭髮還能更著頭以不？」

大藥言：「不也。世尊。」

佛言：「大藥！如是如是。彼人神識捨其身已，還欲入中更依住者，無有是處。」

爾時大藥王子復白佛言：「世尊！此識既是微細，無有正色廣大無邊，云何能來就大白象身？復能破金剛之身？既無千象力，云

何人生即能持千象力？」

佛告大藥：「譬如風界，無色不可見，住山谷間。而彼風從彼山谷出已，能摧折崩倒如須彌等高大之山使其破裂。大藥！於汝意云何？彼風界有何色？彼山復何色也？」

大藥白佛言：「世尊！彼風柔弱復無色身，當如是見。」

佛復告大藥言：「大藥！如彼風界軟弱無色體，彼識亦復然，軟弱復無色身，然其無妨能成就大身、能成就微細小身。而彼識，蚊子及象一種不異。大藥！譬如小燈燭光，或在壁或在室，能滅大黑闇分。此識亦復如是，雖復微小，能成大小形色，而皆因業受故。」

爾時大藥復白佛言：「世尊！彼業有何色？有何體？幾種因？應當可觀。」

佛報大藥言：「諸業境界者，是微妙受快樂、受得天飲食。譬如有二人同共遊行至於曠野。然彼二人，一人忽值涼冷清水而得飲之，一人飢渴命終。而彼水不能自入彼人之口，亦無於此一人不與飲者。但以因緣故，一人值水涼冷飲之，一人不值。如是如是，此善不善諸法亦復如是。如黑月白月，善不善應須當見。譬如生果熟已變成別色，然彼色以火力多故令其成熟。如是如是，此身以福力故生於大富長者家，多饒財寶現受快樂。在於天宮，顯現受天快樂。然後失天自在勢，即顯現無福之勢。猶如種子於地上種，生樹以後其種子於樹上不現，亦不從枝移枝，亦不在樹內顯現，亦無有人手執彼子置於樹上，亦不從根移。彼種子可現。如是如是，此諸業若善若惡，倚住身內而不顯現。如從種子然後有華，從華然後有子。其華不在於種子內，其子亦不在於華內，子華無有二別體。如是如是，此身內諸業有，從業有身，其身不在業內可見，業不在身內可見。如華成熟然後成子。如是身成熟已，諸業可現。如種子何地方有，彼地方即有華，有華然後

有子。如是如是，此身所有生處，於彼之處見善及惡便即有現，然彼諸業根無有色。如人因身有影，而彼影無定無色還隨人而行。而彼影不倚住於人，亦不離身有影可現。如是此身內現善惡相隨而不相離，身行之處隨逐而行。其業處處隨逐，其業不離身有，亦不離身業可有現。如諸藥若辛若甜若苦等，人飲服已能除諸病。既除其身諸惡，成其柔軟現好顏色。眾人見者形相可知，此人身值甘藥。然彼諸藥等味及力無有色，其味力色不可得現，唯在人身形色端正可現耳。如是如是，此善業無色而至人身，以美飲食故、身著好服故、其人諸根具足故，身受快樂。復以金銀珍寶莊嚴此身，有富貴形勢，此皆是善業境界。其失勢無有福業，貧窮困苦遠離資財，恒常乏少規求他物，飲食麤澁行住坐臥悉皆下劣，無好福報養育身體，所生醜陋，此皆是不善業境界。猶如明鏡，以其明故面形妍醜分明顯現，而彼鏡內影無有色。如是如是，由善惡力故，此識顯現於人中，若地獄、餓鬼、畜生中。大藥！此諸業隨於此識。大藥！應須如是知如是見。」

大藥復白佛言：「世尊！此識云何成就諸根受大身？云何捨諸根？」

佛告大藥：「譬如獵師入深山林，手執強弓，即取毒藥塗其箭鏃以射大象。而彼毒滴雖少入皮至血，毒氣移行遍滿身中，至一切諸根境界，令根閉塞屈折諸節，令血變色遍諸身分遂即捨身。其毒還至本所入處自然出外。大藥！其毒藥一滴極甚微小，其象身極大。於汝意云何？」

大藥報佛言：「世尊！計毒藥極微小，其象身如須彌山。毒藥移行，所以遍體。」

佛告大藥：「如是此神識捨身之時，捨諸根捨諸界，次第亦復如是如是。」大藥復白佛言：「世尊！云何受如是廣大身不曾畏難？」

佛告大藥：「譬如須彌山高八萬四千由旬，而彼山有二龍王：一名難陀，二名優波難陀，繞之三匝住持彼山。而彼龍王喘息之氣，海水不堪飲。彼龍王出入息時，彼須彌山即動。如彼龍王身廣大多力，彼婆修吉、德叉迦龍王亦復然。大藥！於汝意云何？彼龍王等識，欲與蚊子識一等以不？汝勿別見。」

大藥王子白佛言：「世尊！如我意所見，彼之龍王及蚊子識一等無異。」

佛復告大藥：「如有一毒名婆蹉那婆，復有毒藥名訶羅訶羅。將如芥子與難陀、波難陀等食，即速疾命終。大藥！於汝意云何？龍毒、藥毒何毒力大？為龍毒大？為藥毒大？」

大藥報言：「世尊！如我意見，其難陀、波難陀毒多，其婆蹉那婆毒少。」

佛告大藥：「如是如是，雖有大身敵九千象力，無妨其識雖小無定色不可見，但此識因業緣成就大身。大藥！譬如尼拘陀子，其形雖小，無妨能成就大樹，枝條長廣覆蓋數百千地。大藥！於汝意云何？其子形及樹身二種，何者是大？」

大藥報佛言：「世尊！如以小孔比於虛空。」

佛復告大藥：「而彼樹不可在子內見，亦不離子而生於樹。大藥！如彼微細子有廣大樹。如是如是，無色識成就大色身，因識故現色身，不離識色身可見。」

爾時大藥復白佛言：「世尊！其識牢固猶如金剛，云何成就羸弱之身？」

佛告大藥：「譬如有人貧窮不能自濟，忽然值遇如意寶珠。彼人得珠，執已所造如意，即得稱成樓觀池臺，城門坑塹周匝高門，園林華果枝葉蓊鬱彌覆其上，及餘資財諸物皆悉如心自然化作。大藥！

彼等諸事悉皆羸弱，速疾破壞離散之法。然後彼人手執如意珠忽然失落，彼等樂事即滅不現。大藥！如彼如意珠，千金剛破終不可壞，有此功能隨意所念皆悉剋果。如是如是，此識牢固猶如金剛，而受身者此不堅牢也。」

爾時大藥復問世尊：「彼識既是軟弱，云何破壞堅牢之身而移至彼世？」

佛告大藥：「譬如水流注下在於山內，還穿山而出。大藥！於汝意云？彼水有何堅牢？」大藥報佛言：「世尊！其山體是堅韌牢如金剛，而彼水滴本性柔軟。」

「猶如夢為觸者安藥。如是如是，彼識本體柔軟，能破大身即得出去。」

爾時大藥復問佛言：「世尊！凡有眾生從眾生界捨身命終之後，云何受諸天之身？云何復受諸趣之身？」

佛告大藥言：「大藥！汝諦聽，我當為汝解說此事。大藥！凡有眾生捨眾生體命終之後，以行福業之事以受身。還捨彼身，其識捨人身見得天身見。彼既得天眼已，即見六欲諸天，又見六欲天宮。而見彼人身破時，復見天上園林歡喜林、壞亂林等。彼處有高座天衣覆上，處處臺殿微妙樹林，處處有端正玉女聚。而彼識見常有華莊嚴諸事心喜見者，種種瓔珞耳璫臂釧。而彼見座上有天童子，其玉女及天子二人歡喜共見。而彼天童子生已，復更見生天之童女。彼天童子見童女已即生欲心，生欲心已即得歡喜，得歡喜已即得遍體心意歡喜，心意歡喜已彼於爾時即變身色，而色猶如蓮華。其人命終之時即得不顛倒見，鼻不喎綖、口氣不臭，彼人耳目似青蓮華色，身分支節更不離解。彼亦不流血亦不生糞尿，身諸毛孔亦不揩折，諸甲無復青色手無黃色，手脚不動亦不申縮而取命終。大藥！彼人命終之時預有天相，所謂現前見輦輿。彼輦輿有千數柱莊嚴，懸諸鈴網，其鈴出好微妙音聲。有

種種微妙香華而散其上，又出好妙香氣。復有種種瓔珞莊嚴其上。復有無量諸天童子。彼見如是已，生大歡喜心。彼生歡喜心已，於身生相二齒，白淨猶君陀華；顯現其兩目，不甚大開不甚大閉；其聲微妙哀美；二足下猶如蓮華色。而彼死屍命終之後，身心不冷不熱。彼亡人有眷屬不甚悲戀。而彼人欲依法取命終之時，其時正日初出諸方無有黑闇，了了覩見眾色。諸方復有善妙香氣遍滿而來。其人臨欲終時兩目不閉，其所見諸方無有迷惑。若見如來像，即得信心發清淨意。復見心所喜愛諸眷屬，以歡喜心抱其身，猶如人死已還活，亦如遠行人歸，慰喻諸眷屬，作如是言：『諸眷屬等莫憂莫愁，一切諸有生者皆有如是別離法也。』大藥！彼眾生若福業強、若內發布施心，其辯才數數自讚歎歌詠布施功德，或種種功德因緣。而彼人作如是語已，意樂欲睡眠，身心得安樂遍滿其體，安隱捨身命。捨身命時，上見諸天共同榻坐。見同坐已，其玉女將手置其身上。其玉女兩手掬滿香華，既掬華已白彼天言：『大善大善。願有吉利事，欲生天童子時至。』而彼玉女作是語已，手即索華，索已復索。索華之時，而彼眾生即取命終，彼捨諸根共識、捨諸根境界、捨諸大時，四陰無定體無色。如人欲騎馬、或如日天、或如明珠、或如火炎、或如水月、或如幻化，身攀緣善業，速疾如筒出氣移去。而彼神識欲生彼處，因彼華見父母坐天榻上。見彼天和合，其神識於華內有形出。彼時有微妙風、甘露味和合而吹。而彼起已，彼識於七日內頭戴天冠生天童子。」

爾時大藥菩薩復白佛言：「世尊！彼神識既無有色，云何為因緣而成就色？云何為因緣而現見？」

佛言：「大藥！譬如二木和合，各各相揩而出於火，而彼火不在木內可見，不離木而可得火，亦非一因而能生火，亦非無因而得出火，非是木上即得見色。以因故出乃見色，亦非離木而別有色可得。」

如是如是，大藥！彼識以父母和合故成就受身，其識亦不在身內可見，亦不離身而有彼識。大藥！譬如火出已然後見色，亦非熱故可見有色，亦非赤故可言見色。如是大藥！彼神識以成就身故言有識，亦不由受故可見，亦不由諸行故可見。大藥！譬如日天圓滿光明照曜，大有威光顯赫可見。而諸凡夫輩不見正色，或言黑色、或言白色、或言黃白色、或言綠色。大藥！不可以身不見神識或黑或白等，猶如日喻，不可以煖可見光明，其可見者但出沒行時，如是須觀。大藥！此神識凡欲觀時，但取其諸性。」

大藥復白佛言：「世尊！其識有何諸性也？」

佛言大藥：「彼性受性、取性、諸行性、憂愁性、思惟性、惱性、喜性、不喜性等。是識諸性，應當如是觀。復次神識有本性可觀。何等為本？所謂善心不善心等為本。」

爾時大藥復白佛言：「世尊！彼神識從此身出已，云何速疾而受彼生處？云何從此身出已，未至彼身受生之時，於何處住？此之神識當云何觀？」

佛答大藥言：「譬如有人其臂纖長，手足上下一切正等，乘微妙速疾駿馬馳走入陣。入陣已，被刀槊弓箭所傷，其心惱亂。在彼陣內，其心迷悶墮馬倒地。而彼人善解戎仗，倒地已速疾而起，手執其馬即便騎上。譬如彼人倒地之時速疾得馬，得馬已即乘彼馬，如彼馬速疾得速疾乘。彼神識亦如是，應當知。如彼人被賊趁心生恐怖，乘彼馬速疾而走。此神識初捨身欲至彼亦復然。欲生天即攀緣天念，見天父母在一座上，見已攀緣速疾即得受生。復次大藥！汝問凡人初移識時，其識未至，彼時在何處住，其性當云何觀者。大藥！譬如人影在於水中，雖復現色非人正形色，當如是觀。大藥！彼人影上下手足正等，成就色時在於水中，亦不作如是念言：『我有熱惱、我有寒凍、我身疲乏。』彼無如是心言：『我是真體如前在胎肉塊。』

而彼影無有擾亂處。而彼人身影在水中之時，無有聲出或苦聲或樂聲。大藥！此神識從此身捨已未至彼身，有如是形、有如是性。大藥！凡有福神識初欲取天身時，作如是受。」

爾時大藥菩薩復白佛言：「世尊！此神識欲取地獄生，云何受？」

佛告大藥：「汝今諦聽，如無福眾生欲取地獄生者，我為汝說。大藥！凡有眾生若造不善業，以彼業攀緣所攝，而彼眾生此處欲捨其身，捨身之時生如是念：『我即是彼人，從此地獄捨身，此是我父母。』而彼人捨身之時，一等成就色身如本性有。成就彼人如本身體，即見身分。而彼人初捨身被憂愁所流，即見種種地獄。彼神識初捨身已在彼地獄，即成就有業，即見彼地獄。或有他方見如血灑，而彼即心生染著相，生染著相已即成地獄身。而彼神識猶如下濕臭爛地因故生蟲身，譬如屏臭穢爛故生蟲，譬如酪內臭壞有諸蟲生。大藥！眾生欲生地獄亦復如是。」

爾時跋陀羅波梨合掌向佛而白佛言：「世尊！諸眾生輩在地獄，其身有何色？云何而受身體？」

佛告跋陀羅波梨言：「若有眾生染著血處，彼等身體生血色。若有眾生染著毘羅尼河，彼等身體即生不白不黑雲色。若有眾生染著灰河，彼等身體生斑駁色。而彼等諸眾生於彼處身體柔軟，猶如王子安樂養育其身。跋陀羅波梨！於彼處諸眾生受身廣大，長八肘半，其髭鬚頭髮甚長，其足可畏反向於後。若有閻浮提人欲往地獄觀者，見彼地獄人即便怖死。復次跋陀羅波梨！地獄眾生雖復有食，無暫時樂。」

爾時大藥復白佛言：「世尊！彼諸眾生食時，有何等食？」

佛報大藥菩薩言：「大藥！彼眾生輩在地獄遊歷時，遙見赤色或

鎔銅或鎔鑰石，見已各相唱言：『嗚呼！仁者誰欲得食？近來相共食此。』聞是聲已聚一處，向鎔銅所會堂而住已，求食故張口欲食。而彼鎔銅及以鑰石，熾盛放光，作如是聲多吒多吒，入其口然其全身。大藥！彼諸眾生以為食故受如是苦事。復次大藥！彼地獄中眾生於彼時，其神識唯在骸骨內，而彼等神識不離骸骨，神識不離骸骨故不取命終。雖然，而彼等眾生猶尚飢惱，彼處亦無食事。於彼處有微妙園林，彼等眼見種種華果、種種樹木蓊鬱青色，亦見微妙廣大地方柔軟青草所覆。彼等見如是園林地方微妙，各各歡喜微笑，各各起念各各相喚：『汝等人輩！如是園林微妙可受快樂，又有涼冷微風。』彼等聞見此事已速來聚集，即共入彼園林之內。入已少時受樂，於彼樹上所有華果及諸葉等悉皆成鐵，彼眾生等即被彼鐵枝葉華果擘裂其身。彼地獄眾生被枝葉華果猶如竹根擘裂身時，口大叫喚處處馳走。如是之時，其後有諸閻羅王人，手執利鈇或執大鐵杖，其目可畏牙齒極利頭髮火然，其炎高大全身燒然，手執種種器杖。罪人隨業所生，彼人順後趁逐，口唱是言：『人等住住莫走。汝等自業所作此園林，何故苦走不在此受斯業也？』大藥！彼諸眾生在於地獄受如是苦惱，當如是觀。復次大藥！其地獄人過七日後，具足受地獄苦，猶如蜂採華造蜜。所以者何？種種諸有因故成，神識始受取地獄諸苦。而彼神識初捨身不自由，被諸苦所逼心中不樂。初見大黑闇至彼處，猶如有人被賊所逼牽挽，心作如是念：『嗚呼！我今何故捨微妙閻浮提，棄所愛諸親侶，向地獄速疾而行？今不見天上之路。』其於彼時猶如蠶蟲被絲所纏，速疾求受生處。彼不自由，被業所纏縛，不能得住。大藥！其地獄眾生有如是因緣，有受如是等諸苦惱之事。」

爾時大藥王子及跋陀羅波梨長者子聞此事已，身毛皆豎，合十指掌向佛歸依。其大藥王子等發心作如是願：「藉此聞法因緣，在流轉生死煩惱內，願莫生惡道，願莫受地獄苦也。」

爾時跋陀羅波梨復白佛言：「世尊！我更欲問佛前所心疑。」
佛告言：「跋陀羅波梨！隨汝所疑恣汝意問。」

跋陀羅波梨白佛言：「世尊！何者名聚何者名積？何者名陰？何者名移？」

佛言：「跋陀羅波梨！凡有四種法界成就此身。何者為四？諸界和合、智慧見意、無明、諸境界識。此是總義，我已說言。聚者即是六界諸入境。於六界內麤者三：一者入，復有二種取。其內有髮鬚鬚、眾毛皮肉、膿血涕唾脂、五藏、手足頭面、身分支節，和合故名為聚。譬如諸穀積聚，或烏麻、或大小麥、或豆豌豆，以聚集故名積聚。如是如是，此身有身分有支節聚集故，名為積聚。言六界，何等為六？一地界，二水界，三火界，四風界，五空界，六識界。言六入者，何等為六？一眼，二耳，三鼻，四舌，五身，六意。言六入境界者，何等為六？一色，二聲，三香，四味，五觸，六法。此名為六入境界。言諸麤界本體三，何者為三？一者欲，二者恚，三者癡。彼等發起有三，何等為三？一者風，二者黃白痰，三者涕唾。言諸入取者有二，何等為二？一者持戒，二者信。復有六，何等為六？一者施，二者財，三者精進，四者禪定，五者善，六者非善。言陰者，云何名陰？一者受，二者想，三者諸行，四者識；此四陰是無色。言受者，即是受用。言想者，即是知別樂苦。言諸行者，見聞觸受。此名為識，為身作主，能得自在，一切諸物中自在故。言移者，善成就清淨戒，身業口業意業。受根取命終時，於彼時彼識捨諸陰更不受有生，更不迴故一向受樂，故名為移。是名為移。離此者。不名為有移。如是次第別者。不名為移。」

作如是語已，跋陀羅波梨及大藥菩薩頂禮佛足，而作是言：
「善哉世尊！善能為我說如是義、真實一切智。世尊！於未來世，此法門為諸迷惑愚癡眾生當作潤益。」

佛報彼二人言：「跋陀羅波梨！此諸如來智者無有虛妄，非一切智亦不能知此真實體。我於過去行無量苦行熏修此智光明，如今日所說無有異也。此是智光明法自處處流布，功德名聞一切智海藏為諸眾生教化故說。所在之處、所說之處，於彼之處非人護持，及諸天、脩羅、摩睺羅伽、人非人等來彼護持處。頂禮於彼之處，無諸恐怖，縣官不能作惡、劫賊當不能害。」

佛告諸比丘：「汝等諸比丘！若知從今去，此法門不得無信人邊說，亦不得覓過失人邊說，亦不得外道尼乾等邊說，亦不得尼乾陀聲聞邊說，在阿蘭若空閑者邊亦不得說，亦不得不至心請人邊說。所以者何？恐其求過失。如來實無過失。若有出家比丘或在家俗人，信受隨順此事者，彼人應須當順彼人邊，應須起慈悲心，一如如來一種。須發如是心，此人持諸佛庫藏也。」

爾時世尊而說偈言：

「發心出家故， 應當行佛法， 降伏魔軍眾， 如象壞竹舍若能行此法， 謹慎放逸事， 滅生死煩惱， 當盡一切苦。」

佛說此經已，其跋陀羅長者子、大藥王子菩薩，及大比丘眾，天、龍、阿脩羅、乾闥婆等，聞佛所說，歡喜奉行。

大寶積經卷第一百一十